

武功
德業

兩浙名賢錄

十六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一目次

武功

宋

殿前都虞候張伯玉瓊

鎮海軍司馬孫承祐子誘附

兩浙都鈐轄沈承禮

知龍泉沈濟叔希稷

台州鎮將杜伯僖子幼常幼偉孫士賢附

鄧熹

趙育才

薛彥明開

兄閻闕從子居實從兄謹言里人鮑若雨包汝諧附

黃仁環

唐子容附

王達

陳彥聲宗譽

承信郎閻丘民表觀

宋 殿前將軍童淑

承信郎方彥通庚

子五人附

統軍王子武

錢學山密

弟鬻附

鞏州通判詹至

任彥遠戩

李脩董之邵附

趙權

神勇軍統制呂希祖渭孫

檢校少師孟璞玉珙

元

吐蕃宣慰使陳萍

知吉州軍事楊國華實

東陽尉王靖翁安國

武略將軍董彥光 弟沈傳
二子附

明

周德閻

袁千戶典

昭信校尉王仕龍威 弟永
和附

田子貞貞

永康翼左副元帥呂用明文燧 弟玄明侄
季文附

浦江翼左元帥吳志德 蔣可
大附

吳啟明文秀

義兵千戶葉良器 良殷景陽
孟圭附

駕前親軍指揮周得璇

吳伯榮壽孫 子仁
附

陽朔縣知縣蔣公直

指揮同知蔣貴

燕山左護衛指揮僉事陳良輔翼 父典
附

仁和衛千戶王時泰業

懷遠將軍崔惟正端

劉原熊

山西道監察御史項思誠

禮附 曾孫守

王剛甫

指揮僉事彭懷遠程

都督同知牛允武桓

海寧衛左所百戶陶炳

海寧衛正千戶滿正

嘉興所正千戶張淮

都督同知萬民望表

溫處守備盧子鳴鏜

金叅將丹

朱總兵先

台州指揮僉事陳大成

范文學希雲

兩浙名賢錄卷三十一 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一

張文學希雲

甘州蘇軾會要刺大奴

朱繼良

金泰傑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一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鹽官查允亮具卿氏閱

武功

宋 共三十九人

殿前都虞候張伯玉瓊

張瓊字伯玉其先自館陶徙衢遂為衢之常山人世為

牙中軍瓊少有勇力善射隸太祖帳下周顯德中太祖

從世宗南征擊十八里灘砦為戰艦所圍一人甲盾鼓

譟而前衆莫敢當太祖命瓊射之一發而踣淮人遂却
及攻壽春太祖乘皮船入城濠城上車弩遽發矢大如
椽瓊亟以身蔽太祖矢中瓊股死而復蘇鏃着髀骨堅
不可拔瓊索杯酒滿飲破骨出之血流數升神色自若
太祖壯之及卽位擢典禁軍累遷內外馬步軍都軍頭
領愛州刺史時太宗自殿前都虞候出尹開封難其代
者太祖曰殿前衛士如狼虎者不啻萬人非瓊不能統
制卽命瓊代爲都虞候遷嘉州防禦使瓊性暴無機多
所凌轢時史珪石漢卿方用事瓊輕侮之目爲巫媪二
人銜之切齒發瓊擅乘官馬納李筠隸僕畜部曲百餘
人恣作威福禁軍皆懼時建隆四年秋郊禋制下方欲
肅靜京師乃召訊瓊瓊不伏太祖怒令擊之漢卿卽奮
鐵撾亂下氣垂絕曳出遂下御史案鞫之瓊知不免行
至明德門解所繫帶以遺母獄具賜死太祖旋聞瓊家
無餘財止有僕三人甚悔之因責漢卿曰汝言瓊有僕
百人今何在漢卿曰瓊所養者一敵百耳太祖遂優恤
其家以其子尚幼擢其兄進爲龍捷副指揮使

鎮海軍行營司馬孫承祐

子誘附

孫承祐錢塘人其姊爲錢俶妃因擢處要職累遷浙江東道塩鐵副使鎮海鎮東兩軍節度副使知靜海軍節度事開寶初隨俶子惟濬入貢詔授光祿大夫檢校太保鎮海鎮東等軍行營司馬俶又私署中吳軍節度七年俶復遣承祐入貢令諭旨於俶將有事於江表及王師渡江命內客省使丁德裕率步騎一千詔俶以所部與德裕會攻常潤承祐從俶克毘陵功居多改中吳軍爲平江軍真授承祐節太平興國中俶來朝盡獻其地徙泰寧軍節度使從幸大名留知府事雍熙二年改知滑州數月卒贈太子太師中使護葬承祐在浙右且憑藉親寵恣爲奢侈每一飲宴凡殺物命千數常膳亦數十品方下箸從車駕北征以橐駝負大斛貯水養魚自隨至幽州南村落間日已旰西京留守石守信與其子駙馬都尉保吉及近臣十數人尚未朝食適遇承祐卽延入所止幕中膾魚具食窮極水陸人皆異之承祐少時嘗夢人以蒼草一本增其一而授之旣寤以語所親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今增其一我壽止於此乎果五十而卒子誘至駕部郎中出爲淮南節度行

軍司馬

兩浙都鈐轄使沈承禮

沈承禮湖州烏程人。錢鏐辟置幕府。署處州刺史。鏐子元瓘以女妻之。署爲府中右職。出爲台州刺史。元瓘卒。子佐嗣。以承禮掌親兵。俶卽位。命知威武軍節度事。克兩浙。都鈐轄使。王師征江南。俶遣承禮率水陸數萬人助克毘陵。因攻潤州。城中兵夜出焚外柵。諸將皆欲馳救。承禮曰。兵志有云。擊東南而備西北者。此之謂也。命士皆擐甲蓐食。堅壁不動。他壘不設備者。悉驚擾。獨承禮所部。敵人不敢窺。丹陽平。遂率兵抵建業。李煜歸朝。錄其功。真授福州節制。太平興國初。俶盡獻浙右地。徙承禮鎮密州。八年卒。年六十七。廢朝二日。贈太子太師。中使護葬。

知龍泉沈濟叔希稷

沈希稷字濟叔。溫州人。宣和初。知龍泉。三年。睦賊洪載入寇。諸邑皆陷。龍泉民情洶洶。希稷毅然爲守。禦計賊至。與戰。大破之。事平。朝廷嘉其功。增秩一等。在邑五年。去之日。送者攀轅涕泣。爲立三賢堂於玉峯寺以祀之。

台州鎮將杜安常伯僖

子幼常幼偉孫士賢附

杜伯僖字安常東陽人猿臂善射熟韜畧多智計以功名自期宣和盜起大將楊惟中率師進討伯僖杖策謁於軍門惟中與言大喜留之幕下運籌制勝出奇無窮每與賊對勇氣溢發橫戈而前賊無堅陣賊平授誠忠郎轉台州鎮將歷史館檢閱紹興間妖賊嘯聚東鄉鎮將王公雅問討於伯僖伯僖曰愚民迫飢寒弄兵山谷間非其本心但殲厥渠魁則脅從自解若縱兵窮討必且濫及無辜公雅從之民獲保全後其子幼常幼偉孫士賢俱登右科躡顯仕人以爲陰德之報

鄧熹

鄧熹遂昌人有勇畧善文章宣和中睦寇犯松陽遂昌間熹散家財結里中拳勇少年入邑禦侮賊至與戰出奇破之賊衆奔衄兩邑遂全郡將黃葆光聞於朝增秩賜金以榮其歸仍官其一子

趙育才

趙育才與鄧熹同里政和中選爲武學博士弟子膂力絕人更精於射去百步而射楊葉無不中者時稱猿臂

方臘叛與熹父子集趨壯相犄角邑人恃以安堵時松陽賊侵掠及境乃率所部格於孟山前賊勢張甚育才手射殺數十賊矢盡擲弓於地橫刀直入賊陣賊眾披靡分兩翼左右合擊育才復砍殺數賊力盡死於礮下聞者莫不太息

薛彥明開

兄閻閔從子居實從兄謹言里人鮑若雨包汝諧附

薛開字彥明永嘉人徽言之族子少喜讀孫吳兵法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宣和末俞寇猖獗開與兄閻閔及閻子居實謀白郡將預為守禦計弗許乃與里人鮑若

雨包汝諧議鳩財積穀陰合里中少年族中子弟授以兵器分地自保時教授劉士英與石礪畫城為八界率義民以守之開自與閻守城南之西隅而使居實總其綱寇至攻永泰門肉薄而登居實發弩開擲槩從兄謹言奮搃斃其先登者寇氣懾而退開復簡精勇數十人夜縋城下斫其營寇驚走自相蹂躪死者不計其數寇遂弃寨去事平口不言功鄉人高之

黃仁環

唐子容附

黃仁環浦江人生而勇悍有智略喜談兵而議論多依

名節方臘之亂鄉里不逞多從之者仁環以爲耻獨奮
勇出身保禦郡守上其功授承信郎建炎初山賊作亂
仁環呼諸子謂曰吾受國恩恨無以報誓當以計禽賊
乃與友人唐子容謀僞與賊合賊信不疑仁環語其首
曰今欲破縣兩主不宜俱行俱行誰守寨者吾初歸無
以自效願率子弟爲先鋒陷陣諸首大喜盡命賊衆聽
仁環指揮仁環乃引衆東行十餘里將覆賊乃詭分兩
道出攻虛整部伍密令子容等各插竹於首以爲標識
與賊兩兩相夾部分既定仁環奮刀大呼曰轉陣殺賊
賊衆出不意錯愕不知所爲皆束手受刃千餘人脫者
無幾諸酋留者仁環令諸子饗於家酒酣用大斧斫殺
之初仁環有女嫁賊黨中或曰公報國固善如愛女何
仁環曰吾恐事不就一女何足惜至是其女竟爲賊所
害仁環官至訓武郎卒鄉人感其德立祠祀之血食至
於今不衰

王達

王達縉雲人生有勇力善劍槊能步聞宣和間方獵寇
縣勢甚披猖縣尉詹良臣以力戰死人情洶懼達乃率

武功
壯士數百人從間至仙居會呂師囊爲內應取道檄官
軍夾攻之遂大破賊鄉邑乃全事定身退口不言功郡
守上其事授承信郎不受卒之日男女走哭者數千人
相率立祠祀之請於朝封忠烈侯

陳彥聲宗譽

陳宗譽字彥聲東陽人宣和間盜起睦州鄉邑無賴有
謀欲應之者宗譽聞之急竄身無賴中察其稍解事者
一二人力諭以禍福使轉相告警應聲解散得不從亂
安撫使劉述古聞而賢之知其有可用才因命宗譽糾

合義兵以衛鄉井宗譽卽椎牛置酒悉呼向所識無賴
諸少年縱飲之酒酣宗譽語諸少年曰從賊之與從義
相去甚遠從賊則禍及宗族且沒身而受惡名從義則
保全里閭卽及身而受上賞惟諸君熟計之諸少年曰
向微陳父言吾屬爲不義死矣今之身陳父之所生也
敢不惟命是聽宗譽大喜盡醉而去諸少年歸各率其
黨操戈荷鍤手弓橐矢而前以聽宗譽約束宗譽卽以
兵法部伍之畫地爲守賊偵有備不敢犯民用安堵述
古欲官之宗譽不肯曰吾用諸少年力而一身受賞能

無報顏乎。述古聞而更賢之，稱曰義士而不名。建炎初，盜起，宗譽復率諸少年扞禦立功，及論賞，又辭。郡錄其前後功，奏補承信郎。又辭，有司臨以朝命，不得已散家財，遍勞諸少年，而後受職。未幾，轉承節郎，盱眙守監司。薦其才，除沿邊巡檢，不赴，卒於家。

承信郎閻丘民表觀

閻丘觀，字民表，遂昌人。儻有大志。宣和癸丑，睦州寇變，賊酋洪載陷松陽，據其城，分兵以攻遂昌。勢張甚，朝廷下詔招安之。當事者縮首莫敢往。觀慨然請行，遂單身賫詔入賊營，以義撼之，成約而反。朝廷嘉其功，授承信郎。靖康初，京城失守，本路帥命觀率衢婺處三州兵赴難。及至，二帝已北轅，痛哭旋師。遇高宗渡江，勤王率所部歸之。高宗大喜，特旨轉三官。後以軍功，歷九任，積官至武翼大夫。

殿前將軍童淑

童淑，壽昌人。面如紫玉，赤睛虎鬚，有膂力，能挽強弓，射百步外，無不貫心。洞脅者，鄉里服其勇。宣和中，童貫討方臘，淑仗劍歸之，請獨當一面。貫以淑知山溪險阨，命

率銳卒數百爲前鋒開道貫以大兵繼之淑轉戰而前賊徒奔潰直抵青溪方臘據巖險自固不出分兵塞隘以困之會韓世忠從間道入幫源禽臘以出賊黨悉平淑功爲多擢殿前將軍領宿衛建炎初汪來一來二寇閩越東南騷動朝廷命淑率師討平之授江南東路安撫司撫屬卒贈太尉

承信郎方彥通庚

子文燧文博文郁文思文韜附

方庚字彥通淳安人家世業農庚躬耕隴上喟然歎曰世方多事大丈夫當隨時立功以名不朽奈何沾體塗足甘以老農終耶昔周文育以大槩取富貴鄉里至今以爲美談吾能荷七尺鋤獨不能運丈二槩乎遂擲鋤於地從人學兵法賣牛買劍橫磨之曰以此自立足矣已而平方臘破兀朮屢立戰功拜承信郎子五人文燧文博文郁文思文韜少俱從庚於戎馬間庚復指授諸進退坐作攻殺擊刺之法諸子故俱有膽力以能戰聞淳熙間金人再寇乃哀義兵取勝文燧以承信郎出身官統制文博承信郎文郁進義校尉知桃源庫務

統軍王子武

王子武嘉興人初為統軍睦寇方臘作亂橫行州邑殺平民二百餘萬蹀血轉聞官軍莫能挫其鋒來攻秀州去城南一舍而陣衆號十萬子武白太守曰今日之政公職守子武職戰請背城借一以報國家請速具軍與翦此而後朝食乃下令簡精銳五百人長兵在前短兵相接弓矢分左右翼夾射遂啟門鼓噪而出太守復率百姓登陴雷鼓發喊以助之屋瓦皆震戰士勇氣百倍莫不一當百賊大駭奔潰追奔數十里斬首五千級築京觀五以表其功賊遂退據臨安不敢北向以窺江淮者由子武以孤軍遏之之力也

錢學山弟翬附

錢學字學山淳安人與弟翬俱讀書尚氣節宣和中方臘之亂州邑多被殘破學與翬團民兵衛鄉井民服其令建炎己酉兀术大舉入寇高宗幸海道虜犯臨安沂浙江而上學與翬同邑人方庚率民兵三千東赴至桐廬縣西牛頭山下視其迫險可以置伏遂偃旗息鼓以俟敵至忽鳴鼓揭旗呼噪兢起矢石如雨學橫戈擣其中堅翬與庚張兩甄夾擊之虜衆大敗遽北遁高宗回

蹕嘉其功。各授承信郎。頃之。衢寇張花項犯歙。逼於嚴境。畧復率義兵破走之。羣盜聞其名稱爲二虎。未幾以疾卒。紹定初。江東部使者列其功。詔封畧爲惠顯侯。畧爲惠濟侯。立祠祀之。賜廟額曰英烈。

鞏州通判詹至

詹至建德人。官鞏州通判。時金人入寇。將至鞏界。至聞報。卽入與家人訣。出坐堂皇上。鳴鼓集吏士。揮涕語之曰。昔人云。君辱臣死。二帝北狩。四海痛心。義與虜讐。天不共戴。非盡覆之。不足以雪耻。若至城下而後圖之。則

重圍受困矣。宜及其馬足未停。士腹未飽。先出奇以覆之。然後快。顧諸君計將安出。吏士齊應曰。運籌帷幄。是在明公。某輩但有熱血一腔。爲明公報國耳。至慨然曰。是誠在我。遂下令。選精銳二千人。授以長戈大斧。去城三十里而伏。俟虜過。從後斫刺以感之。勅尉率民丁數百人。於城南掘窋數十處。以籬條蓋之。上覆以土布。煮豆於窋北。以引其馬。又選精銳三百人。授以強弩。伏城濠中。俟虜馬躓。從濠中起射。又選精銳二千人。授甲盾矛戟。伏城左右。爲內應。今日聞砲伏者起。內者出。違令

者斬於是令男子登陴婦人治糗至躬坐敵樓以待明日虜大至去窸數十步馬聞豆香爭馳而前忽墜窸中人馬相枕籍後騎為伏兵所感勢不能止如山摧砲聲一舉濠矢如飛蝗城中伏兵鼓噪而出前後夾擊大破之斬獲過當殘虜駭遁城邑乃完張浚以為能辟置幕下浚每有戰伐至之借箸為多浚薦於公積官至左中奉大夫及卒浚深惜之命子拭銘其墓

任彥遠戡

李侂董之邵附

任戡字彥遠奉化人少英敏多勇略喜讀書每慕張子房諸葛武侯之為人嘗歎曰假令二賢而在吾願為之執鞭識者知其不凡與同邑李侂董之邵以慷慨好義義稱即四方慕義者莫不推此三人三人亦深相結以名節相期許建炎三年金人陷明州縱兵大掠諸縣多被殘毀戡與侂之邵奮義鼓勇共率家丁數百人禦於泉口每乘間出奇以擣虜虜不敢犯奉化得全當路上其事有詔俱官修武郎三人者相視而笑各不受

趙樞

趙樞東陽人氣豪而有材畧挽強弓射百步外皆摘揜

心時稱能手。宣和中，睦寇猖獗，權仗劍請大將楊惟中，請獨當永寧一面。惟中壯之，簡鎗杖手三百人隸焉。權轉戰而前，賊無敢當其鋒者。連破青石、光明、上清諸洞，皆生禽其酋，致之幕下。乃令嵬中少年協力固守其地，而自部鎗杖手四出殺賊。賊望風而逃，四境安堵。帥府上其功，詔授廸功郎，尋補東陽尉。追捕盜賊如鷹搏兔，見蹤必獲，盜賊畏之。終其任，無敢竊發者。卒於官。

神勇軍統制呂希祖渭孫

呂渭孫，字希祖，東陽人。紹興間，武舉高第，歷有軍功。累陞殿前司統領官、荆湖宣撫使。薛象先聞其忠勇，擢爲神勇軍統制使，募兵以守樊城。簡帳下千人授之。渭孫將行，坐教場，豎紅白二旗，語衆卒曰：「吾此行誓以死報國，能偕死則可偕往，一人貪生則吾事敗矣。願行者立紅旗下，不願者立白旗下。」趨而之。紅旗下立者僅四百人。渭孫卽以六百人還宣司，因下堂勞四百人，徧拜之。然後出令，有一卒入人家，誤碎其釜者，渭孫立斬之。衆大驚，所過秋毫無犯。更募得四千人，率守樊城。每出奇禦虜，當時稱爲名將。後爲副都統，魏友諒所疑，使其婿

害之三軍爲之雪涕。

檢校少師孟璞玉珙

孟珙字璞玉歸安人防禦使宗政子勇而有謀金人犯襄陽駐兵團山珙料其必闕樊城獻策宗政由羅家渡濟河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發殲其軍宗政被檄援棗陽臨陣父子相失珙望敵圍中有素袍白馬者珙大呼曰是吾父也橫矛躍馬突圍而入敵衆披靡拔宗政以歸由是顯名累功授忠翊郎辟京西第五副將權管神勁左右統制宗政招唐鄧蔡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總之衆不安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爲三衆乃帖然乃白制置司翔平堰於棗陽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是年收穀十五萬石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升京西第五正將棗陽軍總轄本軍屯駐忠順三軍紹定六年大元將那顏侁蓋追金主完顏守緒逼蔡檄珙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時與武天錫及鄧守移剌瑗相犄角爲金盡力欲迎守緒入蜀犯光化鋒剽甚珙逼其壘一鼓拔之斬天錫獲首五千級復犯呂堰珙督諸軍追擊之進

逼大河退逼山險。砦軍四合，金人奔輜重走，獲甲士五十有二，斬首三千，馬牛橐駝以萬計。瑗懼，遣其部曲奏書請降。琪單騎入賊，瑗請死，伏階下。琪命易衣冠，以賓禮見。聞者風動。於是順陽令李英以縣降，申州安撫張林以州降。仙愛將劉儀以壯士二百人降。時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崠山三砦爲蔽。劉儀曰：「三砦不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王子山砦亦破。崠山沙窩孤立，三砦成禽矣。」琪乃遣兵向離金，令諸軍執黑旗入砦。金人不疑爲宋兵，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幾盡。直擣王子山砦，斬金酋小元帥，梟其頭，軍聲大振。乘勝攻下馬蹬，火光燭天，殺僂山積，師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破之。是日三戰三克，默候里砦不攻而自下。板橋石穴守將安威王顯大懼，乃因劉儀乞降，而顯軍猶未解甲。琪單騎入其砦，周視良久乃去。如素所撫循者，饗以牛酒，皆醉飽，歌舞。琪料武仙將上崠山絕頂窺視，令樊文彬詰旦奪崠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籍崖谷。山爲之赭。明日攻石穴九砦，薈

食啟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琪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也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力戰九砦一時俱破武仙遁走降其衆七萬人獲甲兵無筭還兵襄陽轉修武郎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元遣宣撫王楸約共攻蔡制置司謀於琪琪請以二萬人行因命琪盡護諸收金兵二萬騎繇真陽橫山南來琪鼓行而前金人戰敗却走追至黃陂斬首千二百級進逼柴潭立柵蔡人恃潭爲固琪命決其潭實以薪葦遂濟師攻城城中絕糧老弱互相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琪帥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肉薄大戰城上降其丞相烏古論栲栳殺其元帥兀林達及偏裨二百人門西啟招倂盞入江海執其叅政張天綱琪問守緒所在天綱曰城危卽取寶玉置小室環以草號泣自經曰死使火我烟焰未絕琪與倂盞分守緒顱骨以歸特授武功郎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公事制置司奏留琪襄陽兼鎮北軍都統制鎮北軍者琪所招中原精銳百戰之士萬五千餘人分屯巢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俄令赴樞密院

稟議授帶御器械暫駐黃州朝辭上曰卿名將之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績昭著賜賞甚厚兼知光黃二州增俸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爲屋三萬間居之厚加賑貸兼主管管內安撫司公事節制黃蘄光信四郡軍馬元兵攻襄陽諸郡守相率遁去江陵危急詔沿江淮西遣援衆謂無踰琪者乃先遣張順渡江琪以全師繼之破砦二十有四還民二萬襄陽圍解封隋縣男擢高州刺史忠州團練使兼知江陵府京西湖北安撫使未幾授鄂州諸軍都統制元兵分寇襄陽淮甸蘄舒二守委郡去光守遂以州降合三郡人馬糧械攻黃守王鑑帥萬文戰不利琪入城軍民喜曰吾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全其城斬逗留者四十有九人以徇諸將士彌月戰苦病傷者相屬琪遣醫者視療士皆感泣授定遠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鄂州江陵府諸軍都統制琪以三軍賞典未頒表辭不許未幾授樞密副都承旨京西湖北路安撫制置使兼知岳州乃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郢於是張俊復郢州賀順復荆門軍曹文鏞復信陽軍劉全三戰皆捷復樊城遂復襄陽初詔琪

收復荆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畧，發兵深入，所至皆以捷聞。未幾，元將塔海并禿雪帥師入蜀，號八十萬。改珙知夔州，珙提兵疾走，卽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張舉帥銳卒從間道抵均州防遏。元兵退走，升夔路制置大使，兼屯田大使。元兵至三川，珙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弃寸土。權開州梁棟乏糧，請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棟至，斬其首以徇。由是諸將稟令惟謹，拜檢校少保，進封漢東郡公，兼知江陵府。珙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彼若以兵綴我，上下流急，將若之何？」珙往則彼擣吾，虛不往則誰實扞患。識者是之。詔荆湖調兵五千，戍安豐。援壽春，珙遣劉全將以往。有命分兵三千備齊安。珙言黃州與壽昌五江口隔一水耳，湏兵卽渡，何必預達。先一日則有一日之費，無益有損萬一。上游有警，我軍已疲，非計之得也。不從。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卽至。城外蓋自城以東，直至三汊，無所限隔，迺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

東之俾遶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
匱蓄洩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
知役元將大納至江陵遣楊全伏兵荆門以戰珙先期
謀知達於樞密檄兩淮爲備兩淮不知也後果如所報
初珙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旻軍亂鎮北亦潰乃厚
招之降者不絕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受告爲質
珙白於朝不從珙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
伸矣病遂革乞休致授檢校少師寧武軍節度使致仕
終於江陵府訃聞帝震悼輟朝三日贈太師封吉國公
謚忠襄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與叅佐部
曲論事言人人殊珙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慙名位雖
重惟建旗鼓臨將吏而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
掃地隱几危坐若蕭然無事其學邃於易六十四卦各
繫四句名警心易亦通佛學自號無庵居士

元 共七人

吐蕃宣慰使陳萍

陳萍婺之蘭谿人宋丞相宜中弟自中之子宋亡育於
外家楊氏元世祖物色宜中子孫得萍大喜竒其骨相

厚遇之。萍刻意於學，兼通梵教，尤精騎射。世祖以爲才，賜名輦，真伽刺思入侍東宮。日見親幸。成宗時，吐蕃入寇邊，烽告警，以萍領吐蕃宣慰使帥兵討而平之。悉定其地，賜上尊襲衣，獎諭甚至。及武宗朝，以萍習知西事，特命撫寧邊陲。初入敵境，有數千騎整衆而來，猝與之遇。亟令從騎解鞍列坐環以重車如城郭，左右指揮外示閒暇。敵疑有伏，懼莫敢前。敵有以所戴白幘揭於竿首者，萍引弓一發中之，遂驚駭遁走。由是諸部服從，不敢叛入朝，以功拜大司徒，進階銀青榮祿大夫。

知吉州軍事楊國華實

楊實字國華，諸暨人。明經，兼通武略。少補邑博士弟子員，累舉進士不第，遂弃去。築室桐崗，博綜羣籍，攻苦食淡，不饋櫛者十餘年。遂盡通天文地理風角鳥占奇門遁甲之術。延祐間，以人材徵，乃起。歷知吉州軍事。時逋寇犯境，勢剽甚，民心洶懼。實簡精壯授甲，登埤復厚募驍勇數百人，分爲三隊，以左右翼爲兩，甄自將中軍。奮勇先登，賊衆奔潰，追斬不可數計。悉平之。捷聞，特進河南東路檢法，升都奏進院，檢試南宮，號稱得人。遷大理

正功
卷之三十一
承當時稱上馬殺賊下馬能作露布者莫不首推楊國華

東陽尉王靖翁安國

王安國字靖翁東陽人遷之孫也。侗儻有智略以門功授成忠郎當入官會宋亡不果元始有江南人心危疑未輯徃徃兵起安國以策干大帥高典歷陳撫綏之計署東陽尉能布威立信以馭其民玉山民婁單等恃險爲亂殺宣慰使陳天佑行省左丞史弼將兵來討安國詣軍門上謁曰此鼠輩耳宣慰不戒遂致披猖力能縛

之寧湏大舉以費軍興弼因遣之安國親入賊窟手縛其渠魁以獻弼大喜曰使吾兵不血刃而獲賊首者尉之力也延置幕下將薦用之以親老辭無何而寧海妖賊楊鎮龍反玉山境接寧海據爲巢穴勢殊猖獗安國率鄉兵扼險要拒之賊出聞輒敗乃從間道趨義烏遇官兵與戰賊衆奔潰安國卷甲追之遂禽其酋安國爲人謹厚重然諾民服從之有訟不直於官而惟尉言是正鄉閭賴以安輯者二十年歿後民有肖其像而祀於家者

武略將軍董彥光

弟舜傅子谷彪廷輔附

董彥光新昌人。生平慷慨有志節。至正間盜馮輔卿作亂。陷新昌。彥光斥家財招集義民屯境上。明日盜擁衆而西。彥光設伏以弱兵引之入隘。遂與弟舜傅子谷彪廷輔挺劍直前。伏起張兩翼夾擊之。禽輔卿梟其首。俘賊黨數千人。郡將上其功。詔授武略將軍。僉元帥府事。子弟三人俱授武信郎。

明 共三十八人

周德閻

周德閻松陽人。少通書史。尤精武略。值元季寇亂。屢率子弟保障鄉邑。及王師下括蒼。辟德閻守禦處州。復合兵數萬。東取甌城。屢立奇功。身退不言。有大樹將軍之風。後上論功。頒賞。懇辭不受。人益高其節。乞身家居。損貲築白龍堰。淮東鄉田數百頃。民饒獲。至今因更其名曰周公堰。

袁千戶典

袁典錢塘人。少好騎射。不事生業。元季兵興。爲義兵百戶。屢出奇破賊。賊聞風解散。歲乙未。率衆來歸。隨征宣

州功多授千戶。諸暨之役，有劉總管者，為賊所執，與橫
 刀策馬突入賊陣，眾披靡莫敢當，斬首數十，拔劉以歸。
 主帥穰之以為已功，與恬不為怪，亦未嘗以語人人。咸
 服其量，軍士嘗乏食，與解銀甲易粟，活之。及王師進攻
 雲南之龍海，與時從征，慨然謂同列曰：「吾此行不生禽
 渠，魁不返也。」至是請前鋒，遂力戰以死。詔遣使祭之，贈
 明威將軍，指揮僉事。

昭信校尉王仕龍威

弟永和附

王威字仕龍，義烏人。儻有大志，喜談兵，而習弓馬。元
 末寇犯永康，乃與其弟永和招集義兵，拒於黃龍寨。破
 之。戊戌冬，王師下婺州，威率眾歸附，即命以所部隸卽
 府。從征有功，除昭信校尉，觀海衛百戶。陞武略將軍，紹
 興衛後所副千戶。子孫世襲。開國以來，義烏有世襲自
 威始。

田子貞貞

田子貞，名貞，以字行。永康人。至正丁酉，寇起縉雲，鄉民
 多奔竄巖穴，且飢饉，頻仍道殣相望。子貞出粟賑之，皆
 羅拜曰：「我等已在鬼錄，賴公生我，倘有所後，雖蹈水火。」

無恨子貞因結爲義旅使扞鄉井寇不敢犯庶訪使者檄授巡檢舜戊戌天兵下浙東而七閩猶未歸職方陳友定遣使持空名勅授子貞武義縣尹子貞知天命有歸遂縛使者戮之而焚其書

永康翼左副元帥呂用明文燧

弟玄明侄季文附

呂文燧字用明永康人元至正間括寇爲亂郡縣發兵討之皆敗遠近騷然文燧與諸弟侄合謀散家貲率衆以備之設禁令明賞罰諭以大義衆有固志賊陷縣治四出焚掠文燧使弟玄明侄季文帥四百人迎敵屢戰皆捷會官兵至與之夾攻賊敗走復其縣帥府論功將授文燧等官皆辭後賊復扇飢民爲亂文燧詣帥府白之卽命文燧總制民兵討賊乃與其弟侄分道出奇屢戰皆捷因義士胡元齊敗死古田賊乘勝復陷縣治文燧奮義鼓勇復率弟侄合兵夾擊賊大敗走追至上黃橋復敗之斬獲數百人時行臺遣都鎮撫邁里古思帥師專征將與會兵方岩賊掩至松明橋擊却之又陣於剝棕嶺以逆官軍諸軍四面合擊賊遂大潰枕尸三十餘里諸將分道窮追於是賊降地方悉平論功加文燧

等官復皆辭不受。及王師下婺城，文燧籍其衆歸附。授永康翼左副元帥，知縣事。遷中書管勾，轉嘉興府知府。松江民亂，襲嘉興。文燧使告總帥李文忠，遣兵擒獲。諸將欲屠城，文燧力爭止之。入朝，勅往諭奢婆國。行次興化，卒於驛舍。蔣可大附

浦江翼左元帥吳志德。志德，浦江人。元季盜起，偕同里蔣可大協謀，倡衆扞禦。民賴以安。戊戌，行省左丞李文忠帥兵下浦江。志德與可大率衆迎謁，留置麾下。從取諸暨、處州。功多，授志德浦江翼左元帥。可大副之。未幾，皆以病辭歸。志德與兄志道友，愛甚篤。誓不分異。傳及五世，皆同居。子孫繁衍，遵其家法至今。

吳啟明文秀

吳文秀，字啟明，浦江人。有膂力，習騎射，兼知韜略。元末寇盜縱橫，乃集鄉人，累石爲砦，以扞鄉井。及王師取紹興，啟明率衆來應。以計開錢清濠，兵遂大捷。勅免其家差役，以旌其義。後授宣武使，卒於家。

義兵千戶葉良器

良器，景陽孟圭師正附。

葉良器青田人慷慨有大節元末擾攘良器團結義勇
保捍井邑總制胡深薦授義兵千戶勦山賊及征方谷
珍克平陽城功最陞萬戶戾攻瑞安深入敵境被獲不
屈死事聞詔存恤其家胡深爲文祭之哭以詩哀感三
軍無不隕涕良器弟良殷子景陽景陽子孟圭孟圭子
師正俱以義勇殺賊有保障功

駕前親軍指揮周得璇

周得璇東陽人自少好勇有大志家世業農得璇每倚
鋤而歎曰終歲胼胝不得一溫飽大丈夫顧甘爲溝中

瘠乎乃賣牛買馬改農器爲長刀躍馬舞刀便有封狼
居胥意喜曰以此取富貴足矣太祖高皇帝兵克婺

城得璇委身歸附每遇敵先登陷陣功多累授正千戶
尋陞駕前親軍指揮僉事上以其勇而有謀命鎮守

北平永樂間胡虜犯邊得璇出奇兵攻破之追至黑松
林獲其輜重斬級過當陞隆慶衛指揮同知子孫世襲

吳伯榮壽孫

子仁附

吳壽孫字伯榮浦江人見義勇爲里中惡少有乘亂殺
人者壽孫忿然曰鼠輩恣肆不軌罪不容誅是而可忍

孰不可忍。率子弟捕獲送官。置諸法。人心肅然。思亂者戢影以去。一鄉皆稱爲新塘義士。子仁富而好施。以急告者。未嘗不折券相付。遂以財役使里中數百家。戊戌冬。王師下。婺寇多竊發。仁簡其素所後使者。得拳勇五百餘人。授甲置砦。畫地以守。縣境賴其保障。朝廷嘉其功。授以官。辭疾不拜。晚築室新塘之椒山。宋太史漁題其顏曰。施惠庵。里人因稱爲惠翁。

陽朔縣知縣蔣公直

蔣公直。象山人。智勇絕倫。處鄉里。恂恂執禮讓。孝友篤至。人無間言。洪武初。蘭秀山賊據縣治。四出剽掠。衆莫能禦。公直謀於縣令孔立躬。先率衆伏寶梵寺。出奇攻賊。大破之。禽其渠魁。梟首以徇。招徠脅從者數百人。邑賴以安。事聞。賚白金五十兩。擢桂林府陽朔縣知縣。時居民不識蠶桑。公直令之植桑。仍市蠶種於他郡。教以飼蠶之法。民遂衣被至今。卒於官。

燕山左護衛指揮僉事陳良輔翼

父興附

陳翼。字良輔。長興人。父興。字朝傑。生元季。才識不羣。有聲里社。楊左丞辟除萬戶。時天下已亂。落落無所遇。仗

策歸附我。高皇帝從征伐，備宿衛，累功，陞驍騎前衛百戶。從征雲南蠻洞，力戰死，翼襲職行間，特授濟陽衛世襲千戶。戊辰，征魚兒海子。庚午，征以都山。辛未，征鴉寒山。乙未，出擊遼東野人，累功，特授燕山左護衛世襲指揮僉事。庚寅，太宗皇帝舉靖難之師，翼已籍近屬，自安定門始事，及渡江，率甲四千，環數千里，大小二十四戰，略定二十餘州，圖必取，攻必破，援必濟，師交必全勝，未嘗少挫。己卯，以白溝河濟南功，陞指揮同知。庚辰，以東平汶上功，陞都指揮僉事。是年六月，平定京師，陞

鎮國將軍，陝西都司都指揮同知，尋命掌金吾右衛事。永樂己丑，扈駕還北京，進階榮祿大夫，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後二年，數將神機營軍馬，扈巡遼北。至和林逾土刺河，擊斬胡寇瓦刺人畜殆盡。後七年，上素知翼老成，可屬大寄，詔往南京督府視事。洪熙改元，仁宗皇帝念翼勲舊，召還任北京，未幾有疾，詔給醫藥調治。久之不能起。宣德三年卒，壽六十有二。訃聞，輟朝一日，給喪具道里費，勅有司，卹長典，祖塋治葬。從一品制，翼年少神觀高偉，聲如洪鍾，讀書善騎射，以才氣自負，及

爲將矜而不肆嚴而有恩又能先機倡勇制變履危耀兵整旅之間敵常不戰而自却非獨長驅銳進能用其死力而已戰勝之日務以弔殘恤寡爲事未嘗妄殺一人故士卒樂附所向成功爲一時名將云

都指揮同知蔣貴

蔣貴諸暨人長軀偉幹多膂力善騎射未嘗讀兵書而行軍多與暗合發跡行間以從征胡寇有功累陞都指揮同知西虜阿台朶兒只伯數侵盜甘涼諸邊戍殺掠吏人羽書旁午以貴與任禮爲左右副總兵率師徃伐

而一受兵部尚書王驥節制得一切便宜當是時都指揮使安敬爲偏將驥而怯貴與都御史曹翼追虜至魚海子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曹翼言狀上密勅驥責貴死狀而僂敬軍中以徇於是諸將士皆股栗莫敢仰視驥乃請分兵畫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寧夏屬都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抵板井屬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抵永昌北抵騰脂堡西抵深溝壘屬任禮自肅州東接深溝稍東北抵鎮夷西抵嘉谷北抵天倉屬貴約以賊小至

則各自爲戰守。大至則并力拒敵。軍勢遂大振。尋下詔任禮爲平羌將軍。貴與趙安副之。而驥特爲監督。討阿台。朶兒只伯諸進取。悉聽驥。驥謀虜營狼山等處。乃選精騎授貴。使爲前鋒。而自將任禮等。以大軍繼之。且與貴約曰。勉旃。不能成功。毋相見也。貴感奮。直前搏虜。敗之。虜渡黃河道去。貴又追敗之於石城。虜食盡。竄兀魯乃地。北依阿台。貴復以精騎二千五百出鎮夷間道。兼行。三日夜。及而大敗之。得其左丞脫羅及裨校百人。斬首三百餘。獲金銀璽印各一。駝馬兵甲以千計。朶兒只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暍死。而任禮兵亦窮追五百里。餘降其平章阿的平并部落數十帳而還。捷聞。貴禮皆進封伯爵。而驥兼大理寺卿。還部理事久之。麓川宣慰司思任發叛。雲南總兵沐晟與弟昂討之。數不利。晟至以憂死。上特拜定西伯貴爲平蠻將軍。驥仍總督軍務。率副將軍李安劉聚等。大發兩都諸鎮漢土兵合十五萬。討之。瀕行。賜驥貴黃金兜牟細鎧。蟒繡緋衣。朱弓矢。驥乃馳傳至雲南。而貴等兵集。驥乃奏上方略。請遣叅將冉保等由東路直取孟定。會木邦車里夷兵。而貴

率大軍由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從之冬
十月貴等抵金齒其別酋陶孟刀門捧以鎮康降因其
衆破昔刺寨進攻孟通遂圍上江因風焚其排柵大破
之斬馘五萬餘級上江平遂由夾象石渡下江通高黎
貢山道移駐騰衝進抵木籠山而思任發令陶孟靠者
軍心等以二萬餘衆乘高據險爲七營相救貴遣劉聚
宮聚分左右翼緣嶺攻之不下貴乃自率中軍以進夾
擊之遂破殺靠者軍心等乘勝至馬安山麓川大震尋
敗其象陣於泥溝箐復敗其象陣於泥溝箐擊泥寨斬首

虜二千餘級遂進圍麓川縱火焚其門并庫藏廬舍皆
盡俘斬及溺死者數萬人思任發夜携其二子走孟養
以大捷聞詔令班師遣戶部侍郎王質齋羊酒迎勞數
百里外旣入見慰勞有加封驥靖遠伯子孫世襲賜誥
券貂蟬冠朝服玉帶白金百兩綵幣十表裏鈔萬貫而
貴進封定西侯賞亦如之當是時思任發尚在竄也其
子思機發復率其餘衆往來窺伺乃復命驥總督雲南
軍務率諸將士往圖之驥至思任發復走緬甸索之不
獲而思機發衆漸盛不能制乃奏請益兵詔復遣定西

侯貴以兵五萬會討。然緬甸卒不肯送。思任發以思機發致讐爲解。驥等無如之何。貴乃縱兵擣思機。發寨獲其妻子家屬。及從賊百餘。戰象十一。詔還京師。加祿。定西侯貴歲五百石。驥三百石。其白金鈔幣如初。未幾疾作。薨於位。貴果勇善戰。自卒。伍至爲大將。身經五十餘戰。未嘗敗北。每遇大敵。無不先登陷陣。驥前後皆賴之以成大功。而身退不言。無纖毫矜伐之色。驥以故嚴重之。訃聞。進封經國公。謚武勇。

仁和衛千戶王時泰業

王業字時泰。其先高郵之興化人。曾祖祥元。季從軍浙西。國朝兵下臨安。率先歸附。授仁和衛副千戶。再調吉安。祖斌父成。世其職。當時稱爲將家。業體貌豐偉。多才幹。年十六。父喪。明襲職京師。適車駕北征。例當扈從。業在軍中。動循紀律。而勇略過人。同事者皆驚異之。曰。南人少年能是乎。旣凱還。復任吉安。時年雖少。而言動若老成人。遇當爲事。慷慨無所顧避。雖專督屯事。而一軍之政務咸咨焉。境有急。必以屬業。梅花峒寇作。僉議曰。彼恃險爲亂。攻急則退。不與戰。緩則肆。非王侯莫之

能平衆推業往未踰月果平之永豐大盤山賊首曾子
良聚衆劫殺勢甚盛將及於縣縣遣人告急郡守陳本
深謀於業業知守意欲以屬已乃奮然曰兵固不敢擅
調然民患之急如此可坐視乎古有先發後聞者我其
行矣即日選精兵二百餘人倍道以行或諷其急業曰
彼賊烏合之衆耳計無所出若少緩則有備兵法各有
所用也業果卒至逼其營壘賊惶懼出戰一鼓而勝之
捷聞陞本所正千戶無何而閩浙寇起遣大將寧陽侯
徃討之吉安軍當調業統以往從都督劉某殺丁公崖
賊業常爲軍鋒大軍潰而業之軍獨全浩然歎曰吾不
得用其智而徒制於人上不能爲朝廷殺賊下不能爲
生民除害何以名爲人臣哉故以是不得論功陞賞以
鬱憤卒年四十有九業爲人輕財好義遇賢士大夫傾
竭無所惜其撫馭士卒嚴而有恩臨陣勇氣勃發目光
如電橫戈而徃前無堅敵有古名將風惜生非其時不
得究其才用云

懷遠將軍崔惟正端

崔端字惟正海寧衛指揮僉事少有大志偉軀幹多膂

武功
力騎射精捷。器識不羣。生平無狗馬之好。喜觀古圖書。禮接賢士大夫。相與講究。九邊阨塞及天下險要。南倭北虜。策其情事。如指諸掌。居常輕裘緩帶。投壺雅歌。及臨戎應事。議論英發。無顧忌聞者。奪氣卽其歸。內寬外嚴。士亦以此附之。景泰間。倭入貢還。所過求索至攘。斂手刃人。經浙藩檄端防護。端耀兵戢旅。臨之以威重。倭首帖服。威能動遠。自是而東南十餘年。絕無倭警。無何而處婺山民相扇弗靖。詔遣都督徐恭總內外兵數千。往剿之。恭聞端有文武才。檄爲前鋒。端率勁兵擣其巢。生禽賊首陶得禮。上功幕府。進指揮同知。署備倭把總。分守浙東。端感激自奮。竭精神思慮。水陸之行無一日休。用能備舉。廢墜士馬精強。而勞頓困憊。疽發於背。疾革大呼曰。大丈夫不以馬革裹屍。竟死於床第間乎。言畢而逝。時側室子雲生。僅六月而端就木。年僅四十三。

山西道監察御史項思誠愨

曾孫守禮附

項愨字思誠。奉化人。登景泰辛未進士第。授湖廣道監察御史。丁憂服闋。改授山西道。奉勅征討四川筠連等縣蠻夷。銜命以往。每懷靡及。至則親冒矢石。率先戎行。

險阻嵐瘴，一無所避。出奇禽，斬蠻夷，悉平。因積勞致瘁，力疾回朝，復命卒於邸舍，以死勤事，而卹典不行，識者惜之。曾孫守禮，舉進士官，至山西按察司副使，以風烈

稱

劉原熊

劉原熊，松陽人，世居蛤湖。父惟賢，徙居澄川。原熊生而雄毅，負奇節。正統間，陶得義等倡亂，松之男女多避難於橫山寨。寨去澄川甚邇，守寨者謀諸少年曰：「吾聞與師聚衆而無主，則兵無節制而易敗，非萬全策也。此間有劉原熊者，義士也，智勇足備，可以爲吾輩主。盍往求之。」諸少年曰：「諾。」各捐簪珥，請原熊門。諸少年膝行而前，曰：「吾儕小人，創於賊，不得不蟻聚以求生。顧智不足以相謀，勇不足以相攝，人多而耳目不齊，心志不一，適生亂以速斃耳。竊聞長者高義，願以諸人之父母妻子爲託，不腆簪珥，願爲長者千萬歲壽。」原熊正色却之曰：「賊因財而致亂，予復因亂而受財，相去幾何？諸君果真心推讓者，予請以七尺爲報。」諸少年大喜。原熊因椎牛置酒，悉召諸少年酣飲之，立壇於社，原熊登壇而盟之。乃

下令曰聞鼓則進聞金則退臨陣回顧者斬諸少年無不凜然於是嚴陣以待已而賊至原熊執戈先登諸少年皆呼噪挺戈而前無不一當百賊懼退居城北會夜有携妻子東逃者賊獲之遂盡知寨中虛實次日大風賊乃乘風縱火劫寨原熊率衆力戰於野斬賊酋四級餘賊數百人賊大敗遁走而原熊亦以陣亡諸少年哭之甚哀仍捐簪珥刻木肖原熊像祠之於社曰公以此始亦以此終血牲醴酒各率其父母妻子哭拜於祠下而後去

王剛甫

王剛甫象山人。倜儻負氣節。讀書略通大義。攝東門巡檢。時蘭秀山賊反。襲縣虜令丞。入海。剛甫與友蔣公直謀曰。狂寇虜我令丞。據我縣治。罪宜誅死。事聞於朝。大兵必來。邑民盡受害矣。盍先格殺之。乃募衆掩擊。殺其渠魁。釋其脅從者若干人。初天兵聞亂。將屠邑。京軍二萬已發錢塘。而賊先授首。遂不果渡江。而回邑人聞之。泣曰。微王君者。吾邑數萬人俱登鬼錄矣。議者謂是舉力出公直謀。資剛甫。

指揮僉事彭懷遠程

彭程字懷遠、海寧衛指揮僉事、素負膽略、知天文、正統十三年、沙縣賊鄧茂七、據延平、稱剷平王、都督劉聚檄程率兵往討、禡祭邑生司禮者、瘞毛血、益忽墮地、碎程拔劍欲斬之、生蹠而言曰、此吉兆也、賊宛然破矣、程喜、遂鼓行而前、號令甫下、旗幟赫然、一新、明年正月、哨延平下營、適某帥招飲、程移營不赴、帥不悅、其夜賊劫程舊營、不值、驚遁走、明日程入謝、帥知之、始大敬服、且問故、程曰、下營時有怪風占、必有偷營者、故移營以避之、一軍皆稱爲神明、當是時、閩帥屯兵大山、程兵寡、傍溪結營、賊酋朱必森率兵隔溪過、呼其屬指而語之曰、吾此去先滅大營、回軍盡殺此奴輩、當以髑髏爲酒器、與諸君痛飲耳、我軍聞之色動、程亦以衆寡難敵、遂下馬、徧拜衆軍曰、使賊果得志回、我屬無噍類矣、諸君須奮勇當於死中求活、顧甘作賊機上肉乎、諸軍齊聲以應曰、諾、無何而賊果乘勝回、下溪水挑戰、程令諸軍跣足迎之、半渡賊鞋襪、泓水中、拔足不能出、擊之大敗、追奔數十里、初程率兵赴鉛山、圍木柵作城以拒賊、賊數挑

戰軍士郭阿保善舞牌劉蠻驢善使鐵叉二人相議曰
我與若素號驍勇今不與戰是怯也郭先跳出木城有
騎賊從焉斧之郭以牌迎斧乘勢伏地以進劉舞叉前
支其斧郭忽滾牌起斬其馬足賊墮劉刺之斃乘勢進
攻賊大敗程軍牌皆黑緣賊望見黑牌軍輒驚曰彭家
軍來矣急遁去遂進攻前後洋兩寨及鴛峯山大竹口
嚴家島黃金井連戰皆捷累斬首四百級禽首賊三招
撫脅從者凡一千二百三十餘名九月凱還景泰元年
賊葉宗留復叛率兵往温州征之多五月守永康七月
游義沙灘渡大戰最十一月次麗水搜山十二月哨日
姆沿滄攻麻陽龍潭破二年五月天井背大戰追至紫
草庵周奈寨累斬首六十一級禽首賊五三年四月兵
部歷敘程戰功以請爲當路所抑僅陞指揮同知功大
而賞薄論者至今惜之

都督同知牛允武桓

牛桓字允武麗水人由處州衛指揮歷陞後軍都督府
都督同知桓沉重嚴毅清慎忠勤折節賢士有敦詩悅
禮之風兩鎮貴州夷人仰之如父母分守左江士民號

泣擁馬首，遞送出境者數千人。所至令行禁止，或夷寇竊發，旌旄所指，無不立折兇首。每臨陣，親執桴鼓，立門旗下，意氣凜然。犯令者立斬之。然未嘗妄殺一人，得賞賜悉散諸將吏，不以一錢私募府。以故士卒樂用，所向克敵。如落蒙寵遇，方隆急流，勇退雖致位樞府，而被服如寒士。士論益賢之。

海寧衛左所百戶陶炳

陶炳，嘉興人。海寧衛左所百戶。侯也。喜談兵，工騎射。正德初，蘭錡間一劍，光芒射斗，炳隨以將材舉。從討開常。

累征蔡六二，王浩入陳邦四，俘獲過當。陞本衛正千戶。乃顏其堂曰瑞劍。

海寧衛正千戶滿正

滿正，海寧衛左所正千戶。果毅沉雄，曉暢兵法。每以生當平世，不得一見其奇，爲恨。正德間，部軍器上大司馬忽與寇遇，寇橫陣而來。正手射其前鋒，四人應絃而倒。寇大駭散去。行至滄州，首寇劉六、劉七率衆萬餘人臨境。守臣欲委城遁，正厲聲曰：「朝廷築城以衛民，設官以守土。君去城，誰與守？將委數萬生靈於賊手乎？」適仁和

胡世寧以公事道出滄州聞寇且至乃引車入城正聞之大喜曰胡公至無慮賊矣乃自守共請世寧請授方略世寧令守簡其精銳授甲登埤以正節制之正與寇相持凡八晝夜寇中矢石死者千餘人力竭解圍而走滄州乃完尚書張縉疏正功不報當是時正之名聞於西北未幾從征開常深入敵陣後軍不繼遂被害詔贈明威將軍子潮陞指揮僉事

嘉興所正千戶張淮

張淮太僕敏之子倜儻有大略正德間蜀寇猖獗太僕兵備利綿有廖麻之難淮聞變馳入賊壘願與父同死侃侃陳利害嚙齧而語目皆出血與淚俱下賊壯而出之後數從太僕軍中戰通江門鎮有斬獲功別從延綏叅將張鳳征倒塔兒等處斬首虜四級時閣臣楊一清行邊甚器重之以將材薦授嘉興所正千戶稍歷蘓州衛指揮同知

都督同知萬民望表

萬表字民望寧波人生有異相玉色方頤額有三文風神炯炯慷慨多大節讀書一目數行下年十七襲指揮

僉事志在鵲起不事家人業晝習騎射夜難燭讀書揭
孔明寧靜澹泊四言座右曰丈夫經營天下如武侯然
何能頽首作求田問舍計乎以武舉第一授都指揮督
全浙糧運晉視浙江閩篆南都坐營錦衣已爲漕運叅
將拜總兵掛印累遷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僉書皆以
宿望爲當軸所推轂表歷漕旣久國計盈詘河渠通塞
祖制及時弊當復當釐靡不明習大者疏小者議累累
千百萬言且極陳本折通融爲國長利而又欲開河北
山東圻內一帶荒田重農薄賦爲漸減歲漕之地尤根
本至論識者避之歲甲寅海上倭亂起表散家財募死
士奮欲往擊會以都督僉書南京中府道經姑蘓與倭
遇婁門楊涇橋表率所募士躬冒矢石挫賊鋒身中流
矢不爲止時賊據七團八團爲巢我軍數戰不利表謂
巡撫周琬曰賊據內地久近賊處民不得力田逋負日
多催科敦迫相率去而爲賊是驅之以助其勢也宜亟
請捐積逋懸賞格使就中作計以携其黨兼下募兵令
土著之餉等客兵則人人樂歸如得士千卽賊減千人
也以較用他兵孰利議行歸者寢衆賊寢衰乃進兵賊

懼宵遁、殲之海上、焚餘皇若干、內地稍踈、賊方蜂屯諸島、而歛人王直者、以驍雄魁其首、表策其踈、鹵可誘而縛也、薦鄞人蔣洲、張惟遠、使爲間、兩人雅善直、其家坐通番、逮約獲、直以贖、且以上賞許之、日強聒當路前、未及行而表卒、後總制胡宗憲卒、遣洲、渠魁立致東南、晏然一時、謂爲奇功、不知皆表本謀也、表策夷情、洞如指掌、而論北虜、尤人所未發、嘗曰、古夷狄侵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爲之用、而能突入者、夫華夷異類、居處寢食、絕不相同、豈甘心弃衣冠爲犬羊後哉、不得已也、自屯田

鹽法廢、而邊儲日不克、邊儲不克、而士卒殍死者衆、殍死者衆、而士心日益離矣、士心日離、叛亡日衆、凡叛亡之卒、虜皆厚遇之、與婦生子、給以牛馬、孳息土俗、漸宜心無變、反而後用爲嚮導、故地里之迂近、兵力之強弱、貨財盈虛、人心離固、將帥勇懦、事勢難易、皆得預知之、而諸邊飢餒、劬瘁之卒、聞先叛亡者、幸少湏臾、無死也、輒相繼以亡、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深可憂耳、夫虜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邊日夕營營、以目前爲事、何暇爲根本計乎、此所謂決陂以取魚、圖一朝之

利者也。先是庚戌虜闖入塞內，傳大都表聞之，日夜束裝爲行計。曰：吾世受國恩，今憂及君父，豈臣子安卧時耶？尋事定乃已。表少嗜玄學，已而閱內典，獨契於心，參究不輟。一日披衲入伏牛山，曉行見日升，忽大悟，爲文敏給踈暢，直寫胸臆，歷官四十年，家無餘財，鉗鉢蕭然，與野衲偕遊，見者不知其爲名將也。一夕無疾端坐而逝，星隕於庭，光射數十丈云。

溫處守備盧子鳴鏜

盧鏜字子鳴，麗水人，家世武弁，好樂儒術，敬禮士夫，屋傍山池，幽雅如画，脫兜鍪，即裹角巾，與士大夫觴咏其中，守備溫處，屢禽劇賊，許二等及倭夷入寇，十餘年烽火不息，定謀僂力，俘其渠魁徐海、王直等，地方以寧，歷官浙直總兵，沿海居民祠祀之。

金叅將丹

金丹嘉善人，卜居秀水，少爲諸生，喜談韓淮陰、張睢陽事，尋坐註誤，當立功，遂弃而學武，龍韜虎鈐，無所不窺，尤精著數，能筭計，見效會島夷內訌，賈勇先登，制府檄爲間諜，嘗從戚大將軍行間，多所俘斬，累功，歷官叅將。

解柄家居穆然儒雅不識者不知其爲大將云

朱總兵先

朱先秀水人讀書不成去學劍營力膽略千人辟易慨然有封狼居意嘉靖間倭躡東南胡少保宗憲懸賞格購倭首先所手斬數十級盡以獻之幕府及頒賞不受曰大丈夫志在立功何以賞爲宗憲竒而用之歷疆場凡四十年累官總兵絕聲伎之好亦不置田宅園圃輕裘緩帶有古儒將風

台州衛指揮僉事陳大成

陳大成義烏人家於倍磊以雄武稱嘉靖三十七年八寶山曠徒嘯聚萬餘人四出焚劫闔境震恐大成糾率義旅力剷除之遂以武生應募統率子弟兵五千赴台州防守四十年四月倭寇屢犯台州花街白水洋等處叅將戚繼光調遣大成督領王如龍陳子蠻等奮勇衝鋒俘斬倭首一百四十餘顆拔回被掠男婦三千餘人既而調往江西援剿流賊戰於弋陽上方復部斬首級一百六十四顆四十一年倭賊入犯大岙又敗之於烏根嶺屢獲全勝功視諸將爲多先是福建興化被陷倭

營窟於城中者月餘分倭攻掠旁縣全閩告急至是大
成統衆隨戚叅將轉聞而前直抵福興克復城濠倭寇
悉平前後凡告捷者十有二欽賞金銀牌面者三加陞
祿秩者一歷授台州衛指揮僉事尋轉浙江管理中軍
都司時倭寇雖殄而士卒多虛糜口糧民不勝供億之
困大成乃建議領兵屯操每年汛期則給常廩出守解
汛則減糧回縣逢五赴操遇警聽調兵既得以附家地
方又可保守當事者如議量減歲省金錢數萬民困爲
之稍甦云

范文學希雲

范希雲秀水人以明經補郡博士弟子員少負奇氣喜
讀兵書嘗語人曰吾以七寸管與黃口小兒爭長於風
簷寸畧之間何如仗三尺劍策馬於萬軍中取上將頭
乎會倭寇寇郡所司簡兵授甲使材武士將之希雲請
獨當一面遂授先鋒率所部禦倭於平湖出奇設伏大
破之追至白馬堰接戰三晝夜所殺過當以援兵不繼
陷陣死年二十有六

國當一而後對夫維率既時對對於平賦山青嶺於大
 斗會對之遂指其兵對甲對林海士維之亦雲前
 之聞河成文三以論策黑以萬軍中如土維
 昔嘗謂人曰臣以少十嘗與黃中只爭是於風
 以則解其辭對士維七員少負肯康喜
 武文與字命運

兩浙名賢錄卷三十二目次

德業

漢

合浦太守孟伯周嘗

晉

會稽內史孔敬康愉

子閻附

宋齊梁陳

南兖州刺史陸叔明慧曉

子僚任附

尚書左丞沈曇慶

吏部尚書沈臺真演之

父附

唐

饒州刺史張君選無擇
史館修撰徐處仁岱

宋

國子祭酒姚輝中劼
靈壽令唐浙師翊

太子賓客謝濟之濤
戶部侍郎虞純臣奕

龍圖學士傅國華墨卿
安撫使汪仲嘉大猷

司封郎田伯清渭
中書舍人徐明可敷言

給事中王誠之信
起居舍人薛德老徽言

太常丞喻叔奇良能
父葆光兄良倚附

監察御史喬世用夢符
禮部尚書劉文孺章

安撫使劉師文甲
舒州通判沈叔晦煥

少傅趙悅道與樞
戶部郎中黃子暘夢暘

知台州王致遠
參知政事常長孺林

太常少卿孫元實子秀
刑部右侍郎黃元章黼

元

上虞令林希元

明

監察御史張尹誠純誠
監察御史何同

蓬州知州金士琬紘

左副都御史夏廷簡迪

江西按察僉事馮本清

禮部左侍郎章尚文敞

副都御史王景暘暹

兵部左侍郎鄭文樞辰

刑部主事管原理思易

鞏昌知府戴彥廣浩

子櫟附

湖廣參議周宗武文

湖廣巡撫蔡廷子錫

禮部郎中蔣廷暉暉

曾祖鑑子宏附

安福簿詹景威

右副都御史盧仲思睿

刑部尚書陸廷玉瑜

刑部尚書薛廷器希璉

副都御史朱廷璧瑄

刑部右侍郎金縉卿紳

順天府尹魯茂功崇志

董如魯慧

都御史夏宗成墳

太僕寺少卿章用輝瑄

貴州布政使唐質夫彬

工部侍郎李時升堂

兩浙名賢錄卷三十二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二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武原陳昌懋仲修氏閱

德業

漢 凡一人

合浦太守孟伯周嘗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少修操行仕郡為戶曹史
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
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察遂結

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太守。太守不爲理。嘗哀泣門外。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三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僂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伸。時雨可期。丹從之。卽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嘗後舉孝廉。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買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探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

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政。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復其業。商貨流通。稱爲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旣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畊傭。隣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曰。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飢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

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滌
 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沈淪草莽好爵莫
 及廊廟之寶弃於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
 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為珍
 士以希見為貴槃木朽株為萬乘用者左右為之容耳
 王者取士宜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筲之姿趨日月之側
 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進賢嘗竟不
 見用年七十卒於家

晉 共二人

會稽內史孔敬康愉

子閭附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
 聞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
 稽三康吳亡愉遷於洛惠帝末歸至江淮遇石冰封雲
 為亂雲逼愉為叅軍不從幾為所殺東還會稽入新安
 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為務信著鄉里後忽捨去
 皆以為神人而為之立祠建興初始出應召為丞相掾
 時年已五十矣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初愉嘗行經
 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

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遷侍中太常。蘇峻反。愉朝服守宗廟。初愉爲司徒長史。以平南將軍溫嶠母亡。遭亂不葬。乃不過其品。至是峻平而嶠有重功。愉往石頭詣嶠。嶠執愉手而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惟君一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而重愉之守正。三遷尚書左僕射。以議論持正。爲王導所銜。出爲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愉自巡行。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病篤。遺令歛以時服。鄉邑義賙。一不得受。年七十五卒。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三子。閻。汪。安國。閻嗣爵位。至建安太守。汪安國自有傳。

宋齊梁陳

共六人

南兖州刺史陸叔明慧曉

子僚任附

陸慧曉字叔明。玩之玄孫也。自玩至慧曉。祖萬載。世爲侍中。皆有名。行時人方之。金張二族。慧曉清介。正立不

雜交游。會稽內史張緒稱爲江東裴樂。齊建元初。歷官太子洗馬。廬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慧曉與張融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柳。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及武陵王曄守會稽。上爲精選僚吏。以慧曉爲征虜功曹。與府參軍沛國劉璉同從述職。璉清介士也。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慧曉並宅。其間有水。必有異味。故命駕往酌而飲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其爲名流賞矚如此。廬陵王子卿爲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謂司徒竟陵王子良曰。烏熊痴。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爲行事無以壓一州。旣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慧曉爲長史。行事別。帝問曰。卿何以輔持廬陵。答曰。靜以修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擾。儉則人不煩。上大悅。慧曉歷輔五政。立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終身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者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俄徵黃門郎。遷吏部尚書。曹郎令史。歷政來諮執選事。慧曉任已。獨行未嘗與

語帝遣主簿謂曰都令史諸悉舊貫可共參懷慧曉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爲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後以侍中出爲南兗州刺史加督以疾卒贈太常三子僚任倅並有英名時人謂之三陸僚學涉經史長於微言美姿容鬚眉如畫位西昌侯長史蜀郡太守任御史中丞倅自有傳

尚書左丞沈曇慶

沈曇慶武康人懷文之從兄也仕宋位尚書右丞時歲有水旱曇慶上書請立常平倉儲粟以賑人急文帝納之曇慶性謹實清正歷仕有稱績嘗語子弟曰吾處世無寸能圖作大老子耳當世稱爲長者

吏部尚書沈臺真演之

父叔任附

沈演之字臺真吳興武康人也父叔任以平蜀功封寧新縣男後拜益州刺史卒沈氏家世爲將而演之折節讀書以義理業尚知名襲父別爵吉陽縣五等侯舉秀才爲嘉興令有能名元嘉中累遷尚書吏部郎先是劉湛劉斌等結黨欲排廢尚書僕射殷景仁演之雅杖正義與景仁盡心朝廷文帝甚嘉之及彭城王義康出藩

誅劉湛等以演之爲右衛將軍與左衛范皐對掌禁旅同參機密尋加侍中文帝謂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上欲伐林邑朝臣議多異同惟演之贊成上意及林邑平頒賜羣臣惟演之所得偏多上謂曰廟堂之謀卿參其力平此遠夷未足多建茅土廓清舊都鳴鳶東岱不憂河山之不開也未幾遷中領軍太子詹事范皐懷逆謀演之覺其有異言之文帝皐尋伏誅歷位吏部尚書太子右衛率素有心氣寢病歷年上使卧疾理事性好舉才申濟屈滯而謙約自持

上賜女伎不受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貞

唐 共二人

饒州刺史張君選無擇

張無擇字君選慈谿人永隆初由進士舉明經調醴泉尉改汴州叅軍會李敬業起兵討武后無擇謂敬業其志雖壯而其事不可爲訓乃從李孝逸拒敬業贊畫有功遷華陰令屬羅織獄起無擇每以恤民爲已任未嘗私附朋黨民賴以寧召爲司刑丞適魏元忠與張昌宗廷辯獲罪無擇上疏申理元忠之枉張易之不快其剛

直謫嶺表，移饒州刺史。父母相繼歿，負土結廬，三年不櫛，人稱其孝。

史館修撰徐處仁岱

徐岱，字處仁，嘉興人。學無所不通。大曆中，劉晏表爲校書郎，觀察使李栖筠賢之，表所居爲復禮鄉。貞元初，爲太子諸王侍讀，留給事中。史館修撰，性篤慎，不談人短。宗族孤孺皆爲婚嫁，儉約一身，以行其德。彌老不衰，至今人能道之。

宋

共三十三人

國子祭酒姚輝中勛

姚勛，字輝中，山陰人。舉進士，歷永康令。元祐中，召爲左正言，奏御史中丞趙君錫雷同俯仰，無所建明，累遷寶謨閣待制，國子祭酒，知明州。紹聖初，言者論其阿附呂大防范，純仁謫知信州，再貶水部員外郎，分司南京。卒，勛兩遭廢斥，不以遷謫自解，盡心民事，所至俱有聲績。尤以孝行著稱，每省先墓，素衣步出城門，且行且涕，至墓哀慟如初喪，見者爲之感動。

靈壽令唐浙師翊

唐翊字浙師山陰人世以儒術顯翊生甫七齡日誦千言十三能屬文稱竒童元祐間人士競工詞章翊堅守經術卒以兩經中第主蘄縣簿吏以其初筮少之翊稍露鋒鏑吏更畏服不敢欺徙知靈壽值大旱翊開渠溉田數千頃旁渠之田不用而稔常平吏盜倉粟翊發其奸以能例得遷秩乃歎曰置人於重辟而已受賞可乎乃改從自首律後屢典州郡曹所至皆有聲同時陸佃輩皆推服焉

太子賓客謝濟之濤

謝濤字濟之富陽人以文學稱登淳化三年第爲梓州權監判官李順反成都濤畫計守禦以功遷觀察推官權知華陽縣亂後田廬荒廢詔有能占田而倍入租者與之於是腴田悉爲豪右所占流民至無所歸濤收詔書悉以田還主改著作佐郎知興國軍真宗考吏籍內出朝士有治迹者二十四人名副中書省濤在選中召對長春殿賜五品服契丹入寇議親征以濤知曹州屬縣賦稅多輸睢陽助兵食是歲霖潦百姓苦轉送濤請以他漕過睢陽者取以餉軍留曹賦繇廣濟河以饋京

師詔從之。嘗使蜀還，舉所部官三十餘人，宰相疑其多。濤乃陳諸吏治狀，且曰：「有罪願連坐奉使，舉人連坐自濤始。」久之，召試以尚書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遂兼侍御史。真宗山陵，靈駕所經道路，有司請悉壞城門廬舍，以過車輿象物。濤言：「先帝車駕封祀，儀物大備，猶不聞有所毀撤，且遺詔從儉薄。今有司治明器，侈大以勞州縣，非先帝意願。」下少府裁損之。進直昭文館，累官太子賓客。卒。范仲淹稱濤清淨而文，出入朝廷三十年，語默仁義進止，於青雲之衢，徐徐如也。歐陽修銘其德，納諸富陽之原。子絳，自有傳。

戶部侍郎虞純臣奕

虞奕，字純臣，錢唐人。元豐八年進士。崇寧中，提舉河北西路常平，洛相飢，徙東路入對，上問行期，對曰：「臣退卽行，流民不以時復，則來歲畊桑廢矣。」上悅。西部盜起，徙提刑，自請討賊，悉降之，入爲開封府少尹。故時開封治獄，得請寶蔽罪，其後悉任情弃法。奕言：「廷尉持天下平，京師諸夏本法，且不行，何以示萬國？」請自今非情法實不相當，毋得輒請寶從之。遷戶部侍郎，內侍總領左藏。

子奪自顯視戶部如僚屬奕白宰相曰計臣不才當去之而易能者不可使他人侵其官卽自劾不稱職詔爲罷內侍之領左藏者卒贈龍圖閣學士

龍圖閣學士傅國華墨卿

傅墨卿字國華山陰人以大父恩補太廟齋郎歷翰林學士宣和中以禮部尚書持節冊立高麗王楷有功還賜同進士出身進龍圖閣學士以守正大夫致仕墨卿凡三使高麗所過郡縣輒爲守令道上德意以寬宥爲務罪囚及當死者多得減釋官吏有責罰編置亦貸除之高麗至今廟祀之不絕初墨卿尉江都往來山陽深爲節孝處士徐積所知人問積所爲知墨卿者積曰方欽聖升遐楚之官吏寓客皆易服臨郡庭下惟傅尉容稱其服吾是以賢之

安撫使汪仲嘉大猷

汪大猷字仲嘉鄞人年四歲對客誦孝經止十七章客問十八章何以不誦以具慶對客大竒之以父恩補官授江山尉舉進士改金華丞歷遷大宗丞兼吏部郎莊文太子初建東宮兼太子諭德每侍講多寓規戒太子

嘗出龍大淵禁中所進侍燕樂章論官僚同賦大猷曰鄭衛之音非講讀官所與聞也遷秘書少監給事中孝宗清燕每訪政事大猷遂陳賜田勲戚豪奪相先陵轢州縣惟當賜金使自求之又論沒入資產止可行於強盜賊吏至於倉庫綱運之負陷者惟當卽其業收租以償旣足則給還使復故業嘗與廷臣論強盜有犯止宜用六項法上聽之旣而大猷使金仍用舊法大猷還朝自劾求去卒從其議改權吏部侍郎以言去起知泉州故事蕃商與人爭鬪非折傷皆以牛贖大猷曰安有中。國用島夷俗者苟在吾境當用吾法三佛齊請鑄銅瓦三萬詔守臣督造付之大猷奏法銅瓦不下海中國方禁銷銅奈何爲小夷所役卒不與進敷文閣直學士擢江西安撫使卒贈二官大猷與丞相史浩同里又同年進士未嘗附麗于進浩深歎美之好周施敘內外族爲興仁錄率鄉人爲義莊割田以倡所著有適齋存稿備忘訓鑒等書

司封郎田伯清渭

田渭字伯清縉雲人初官辰州教授五溪俗與中國殊

絕。渭。朔。學。官。刻。典。籍。立。程。度。推。訓。育。俗。爲。一。變。召。爲。司。封。郎。在。朝。八。年。庶。靖。自。持。故。舊。多。要。路。耻。私。附。以。干。進。士。論。重。之。除。浙。東。提。舉。常。平。歲。歉。究。心。荒。政。轉。徙。者。來。復。除。台。處。婺。三。州。戶。科。茶。稅。又。奏。罷。五。等。差。夫。送。迎。之。擾。民。賴。以。安。著。有。朋。雲。刀。筆。壘。齋。集。若。干。卷。

中書舍人徐明可敷言

徐敷言字明可，西安人。泌之孫也。第進士，入爲九域志編修官，召對稱旨，校書秘省，擢御史，覆李孝壽所劾衛卒獄，在廷稱其平。未幾，除江東運判，番陽民吳氏館客，

誘其子書不順字，持以告，并誣其藏甲，朝命置獄。敷言辨其妄，吳賴以全。俄與同列奏事異同，下遷兩官。謫監富順鹽井，朝廷知其非辜，召爲吏部員外，見執政首爲同列者，辯時稱長者，擢中書舍人。有從臣以墨廢，遇赦，遽復原官。敷言檄之堂吏，遷遙刺袖以還宰相，又言比舉自代，皆爲虛文，乞籍記以備擢用。詔立法，在掖垣七年，以寵制守越，奏罷貢奉物，移守婺，有惠政，召至國門，卒。所著有易說及二五君臣論，篤愛諸弟，當任子先補從子琮。

給事中王誠之信

王信字誠之，麗水人。舉紹興進士第，調温州教授。會郡
飢疫，以賑救爲已任。召爲勅令所刪定官書成，進上。比
資格實歷四考，纔少十二日，或謂盍少遲。信曰：遲之爲
利，是欺君也。上語宰相曰：信在勅局久，當序遷。宰相以
未嘗見其求遷，對上曰：不求遷，乃見其賢耳。遂擢考功
郎。宰相以三蜀士囑信不可宰相服，其有守，因奏曰：近
日銓曹之清信之力也。有軍官賂吏，僞爲磨勘，陰薦信。
察其姦，白都堂付之理。吏無所容，共禱於神，願信徙他
曹。無爲考功官，上聞之，喜曰：一郎官，乃能爲朕任怨。除
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前後論事忠讜，上屢呼其官而不
名。出知紹興府，奏免積逋以百萬計，開山陰淳瀦，注之
海。民德之，歌曰：湖水溢，大田失。湖可耕，民以生。名之曰
王公湖。置義田，活民之不舉子者，創義廩，資民之無以
葬者。嘗使北，肄射破的，再發仍中，金人驚曰：得非黑王
相公子孫邪？謂其善射，侔武恭公德用也。制誥得古體，
字逼米元章。賦揚州后土祠瓊花詩，掩唐宋衆作。有是
齋文集若干卷。

起居舍人薛德老徽言

薛徽言字德老，温州人。登進士第，爲樞密院計議官。以監察御史宣諭湖南。時郴道桂陽旱飢，徽言請於朝，不待報，卽諭漕臣發衡永米以賑，而以經制銀市米償之。所刺舉二十人使還，他使皆進擢。宰相呂頤浩以徽言擅易守臣，而移用經制銀出知興國軍，入爲郎，遷右司。擢起居舍人。時秦檜與金人議和，徽言與吏部侍郎晏敦復等七人同拜疏爭之。一日檜於上前論和，徽言直前引義固爭，反覆數刻，中寒疾而卒。高宗念之，賻緡百匹，特與遺表恩。

太常丞喻叔奇良能

父葆光兄良倚附

喻良能字叔奇，義烏人。父葆光娶黃氏，睦寇起，青溪婦翁以白金數千兩，屬葆光窖藏之。盜平，婦翁亦死。三子俱幼，莫知金所寓。葆光舉而歸之，三子請奉數百金爲謝。葆光力辭弗受，人稱長者。黃氏脫簪珥買書，延師教其五子，皆有成立。良能與兄良倚同入太學，又同年舉進士。初補廣德尉，三獲強盜，應賞格，辭不受。調番陽丞，遷國子監主簿。進忠義傳，起戰國王蠲，止五代孫晟通。

一百九十人乞頒之武學授之將帥孝宗嘉歎顧侍臣曰喻良能質實平正書其名於屏間內艱服除以國子博士召兼工部郎官除太常丞兼舊職請外知處州尋奉祠而歸以朝請大夫義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致仕鄉人慕其名立石表其地曰郎官里兄良倚字伯壽卒官臨海丞

監察御史喬世用夢符

喬夢符字世用東陽人從呂祖謙學嘗作不欺論謙奇之登淳熙進士第知徽州歙縣有大達當水衝居人歲苦霖潦夢符爲築隄鑿渠人免水患號喬公街遷守潮陽民稱豈弟宰相薦士十九人而夢符爲首改與六院差遣尋除大理正奉旨卽訊郭倬獄於宿州不畏權勢獄具除監察御史卒所著有西覘類稿

禮部尚書劉文孺章

劉章字文孺龍游人四冠鄉舉紹興十五年廷對第一歷官秘書郎兼普安恩平兩王府教授竭忠輔導受知孝宗自此始秦檜嫌其不附已出知筠州檜死召爲司封員外郎歷遷工部侍郎兼侍講論罷提舉崇道觀孝

宗受禪念舊學召拜禮部侍郎奏禁遏淫祀仍於三朝
史中刪去道釋符瑞志大略以爲非春秋法朝廷議經
略中原調諸郡兵民頗擾少卿趙彥端指言非是或譖
彥端曰陛下究心大舉凡所圖回但資趙彥端一笑爾
彥端懼不測上因夜對問章曰聞卿監中有笑朕者章
不知狀從容對曰聖主所爲人焉敢笑若議論不同或
者有之上意頓解彥端獲免人稱章長者進權禮部尚
書給事中對選德殿問章今年幾而容貌未衰頗嘗學
道否章拱對曰臣書生無他長惟菲儉自度晏嬰一狐
裘三十年不易人以為難臣以為易上嘉歎久之章力
告老以顯謨閣學士奉祠卒年八十贈光祿大夫謚曰
文靖章容貌魁碩以周密自守出入兩朝被顧遇未嘗
泄禁中一語世以比漢孔光

安撫使劉師文甲

劉甲字師文龍游人淳熙二年進士歷官寶謨閣待制
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甲謂荊州爲吳蜀脊高保融分
江流瀦之以爲北海太祖令決去之蓋保江陵之要害
也卽因遺址浚築亘四十里移知廬州改知興元府利

東安撫使吳曦之叛，遣將趙觀以書致甲，甲援大義拒之。因卧疾，乃援顏真卿河北故事，欲自拔歸朝。先募三兵，持帛書遣知事李璧告變，且曰：「若遣吳總以右職入川，卽日可瓦解矣。」曦僭王，甲遂去官。朝廷久乃微聞曦反狀，韓侂胄猶以爲不然。及甲奏至，舉朝震駭。璧以甲帛書進，上覽之，稱忠臣者，再召甲赴行在，命吳總以雜學士知鄂州，多賜告身金錢，使招諭諸軍，爲入蜀計。甲舟行至重慶，聞安丙等誅曦，復還漢中。上奏待罪，詔趨還任。列上叛臣子孫族屬及附僞罪狀，公論快之。上念甲精忠，拜寶謨閣學士，賜衣帶鞍馬，知興元府。利路安撫使先是大臣撫蜀者，諸將事之，有所謂互送禮實賄賂也。甲下令首罷之，凡丙增多田稅，甲命屬吏討論，由一府計歲減錢百六十萬，緡米麥萬七千石，邊民感泣。嘉定七年卒於官，年七十三。甲幼孤多難，母病刲股以進，生平常謂吾無他長，惟足履實地，晝所爲夜必書之，名曰自監，爲文平澹，有奏議十卷。理宗詔謚清惠。

舒州通判沈叔晦煥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舉乾道五年進士，授餘姚尉。揚州

教授召爲太學錄以所躬行者淑諸人蚤暮延見學者孜孜誘誨長貳同僚忌其立異會克殿試考官唱名且序立庭下帝偉其儀觀遣內侍問姓名衆滋忌之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言路以爲訕已請黜之在職纔八十日調高郵軍教授而去後克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高宗山陵百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煥急言於安撫使鄭汝諧曰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自如安乎汝諧屬煥條奏煥曰且移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重則芟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而需索絕矣於是治並緣爲姦者追償率歛者支費頓減歲旱常平使分擇官屬賑恤得上餘餘姚二縣無復流殍改知婺源三省彙薦書以聞遂通判舒州閒居雖病猶不廢讀書拳拳然以母老爲念善類凋零爲憂卒丞相周必大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媿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媿也煥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常日畫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媿始可以言學追贈直文華閣特謚端獻

少傅趙悅道與惟

趙與惟字悅道，慈懿王八世孫，南渡家於鄞，遂爲鄞人。嘉定七年進士，調會稽尉，歷官倉部、權度支，以直寶章閣知安吉州。郡計仰權醋，禁網峻密，與惟首捐以予民。設銅鈺縣門，欲愬者擊之，寃無不直。母喪，屢起之，不可再期，以刑部郎官召，乞終禫，奉祠。復半載，乃趨朝。遷宗正少卿，兼戶部侍郎，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同詳定，剖決明暢，罪者咸服。郊祀風雷，與惟上言：國本未定，又陳弭盜固本之策。嘉熙改元，襄蜀殘破，或望風棄地，召見便殿，具言防邊之道。又言禁衛虛籍及京口諸郡悉宜募兵，統以郡將，財先贍軍，餘始上供，遂招刺三千人爲忠毅軍，以嚴宿衛。薦文武士四十人，以備銓擇。遷戶部侍郎，兼權兵部尚書。星變，上章請罷，謂臣罪擢髮難數，猶欲以去國爲言，少悟上聽，願祗天威，以實德及民。始自上躬，痛加節約，廣推賑恤，五請竄，不允。於是中書方大琮言與惟素自潔修，疏財輕爵，人所共知，不幸遇此，觀其待罪之章，懇切至到，未嘗不歎其知義也。乞俞所請，使小大之臣皆知引咎，乃收一階，尋復之。與惟請先

敘復同降官屬又累丐祠不許時論楮幣又欲以端平錢當五行使與惟謂開禧嘗以二當三何救於楮且曰士大夫不清白奉法恪意扶持雖日易一法無救於弊而國非其國矣要在別邪正警偷惰獎用恬退質直之士以絕躁兢浮靡之習清心寡欲以革酣歌黷貨之風其機皆自陛下始力求歸田會潮汐噬隄執政道帝意留之與惟奉朝請出關遣使趨還時飢民相携溺死帝仍付臨安府事恩例視執政與惟涕泣受詔亟榜諭曰今申奏振恤毋急死須臾各全性命佇沐聖恩都人相謂毋死曰趙端明必有以活我與惟上則所請公朝下則推誠勸分甘雨隨至米商四集流移至者有以濟之力求納祿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奉朝請與惟至浙江上召還卽日絕江去帝爲悵然與惟三爲府尹盡力民事都人稱趙端明必以手加額曰趙佛子也久之以待讀召對言爵祿之濫因及國本事在經筵言今日國勢如以壞症付庸醫徒運巧心僅支殘喘天下事豈堪再誤耶時相忌而出之帝書安貧樂道植節秉忠八字賜之又賜泰卦詩忠邪辨拜少傅不起卒遺表猶不

德業
忘規正。贈少師。追封奉化郡王。謚清敏。累贈太師。與惟
嘗謂士大夫有貪聲。則雖奇才奧學。徒以蝨國害民。故
歛之夕。金帶猶質錢民家云。

戶部郎黃子暘慶炎

黃慶炎字子暘。義烏人。博學善文。登淳祐進士第。辟荆
湖制幕。以掌故。准備差遣。平反盜庫銀寃獄。得釋者數
十百人。入淮東制幕。主管機宜文字。建議觸放屯租。邊
民賴以安業。出判平江府。擢節浮蝨。以代民輸租。白免
淮西總領。累歲所索無名錢。民力以甦。咸淳初。除司農
寺丞。輪對。力陳時弊。請減浮費。乞戒宴私。度宗嘉納。除
樞密院編修官。累遷戶部左曹郎官。仍兼編修。與時宰
不合。引年以歸。扁所居曰桂隱。

知台州王致遠

王致遠永嘉人。以父任。歷知慈谿縣。嘉熙庚子。浙東大
飢。死殍成丘。致遠請邑賢士大夫。分僧寺置局。爲粥。以
食餓者。始日食千人。旣而隣民至。日至八千人。已俸
不足。復詣臺。借助。勸巨室出米。以續之。迨麥熟。始罷。尋
置居養院。給薪米。以處老弱之無歸者。置慈幼院。厚乳

哺以活嬰孩之委弃者病與醫藥死爲歛埋山谷窮民
感恩流涕稱爲王佛肖像祠之累遷湖北提刑改浙東
知台州召爲吏部不赴居鄉十年創永嘉書院建青藜
閣祀周許二劉鮑五先生朔望序拜講說復捐已地建
義倉扁曰思稷平糴以利民鄉閭德之

參知政事常長孺楸

常楸字長孺顯謨閣直學士同之曾孫淳祐七年進士
調常熟尉遷婺州推官疏決滯訟以剽繁裁劇稱辟差
平江府百萬倉檢察不受和糴事例徙監江淮茶鹽所
蕪湖局不受商稅羸改知嘉定縣以特薦除簽書臨安
府判官主管城南廂聽訟嚴明豪右憚之改知廣德軍
郡有水災發社倉粟以活飢民官吏難之楸先發而後
請專命之罪故事郡守秋苗例可得米千石迺以代屬
縣償大農綱欠拜監察御史首論賈似道爭田事又論
皇子竑當繼其嗣觸度宗怒遷司農卿尋爲兩浙轉運
使禁戢吏奸不以急符督常賦海鹽歲爲鹹潮害稼楸
請於朝捐金發粟復輟已帑大加修築新塘三千六百
二十五丈名曰海晏塘是秋風濤大作塘不浸者尺許

民得莫居。歲復告稔。邑人德之。遷刑部侍郎。首論雷雪非時之變。以集賢殿學士出知平江。值旱。故事。郡守合得緡錢十五萬。悉以爲民食軍餉。助蠲苗九萬。稅十三萬。版帳十六萬。又蠲新苗二萬八千。大寬公私之力。飛蝗幾及境。疾風飄入太湖。旣代。有送還事例。自給吏卒外。餘金萬楮。楸悉不受。吏驚曰。人言常侍郎不愛錢。果然。改浙東安撫使。值水災。捐萬楮以振之。復請糴於朝。得米萬石。蠲新苗三萬八千。又以諸暨被水尤甚。給二萬楮付縣折運。民食不至乏絕。兩浙及會稽山陰死者暴露。與貧而無以爲殮者。廼以十萬楮置普惠庫。取息造棺以給之。尋以刑部侍郎召。平反全活者甚衆。兼給事中。封還隆國夫人從子黃帝怒賈似道。以御書令委曲行。楸迄不奉命。以寶章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德祐元年。拜吏部尚書。首言雪川之變。非濟邸本心置之死地過矣。不與立。後又過矣。巴陵帝王之胄。生不正命。死不得血食。沈寃幽憤。鬱結四五十年之久。不爲妖爲。扎於冥冥中者幾希。願陛下勿搖浮議。特發神斷。宗社幸甚。於是詔國史院討論典故。以聞。明堂禮成。進端明

殿學士提領戶部財用特與執政恩數。林以國步方艱，非臣子貪榮之時，力辭恩數。與廟堂議事不合，以疾謁告。二年春，拜參知政事，卒。

太常少卿孫元實子秀

孫子秀字元實，餘姚人。以進士主吳縣簿，有稱水仙。太保爲妖者，子秀毀其像，沉其人於太湖。淮東總領檄子秀督宜興縣圍田租，還白水災。總領恚曰：「此軍餉所關，乃敢爾。」子秀堅持之。是年卒。免稅，令金壇縣稱最。遷通判慶元府，主管浙東鹽事。奏蠲五釐鹽之困民者，衢州寇作，擇子秀往守，賊悉就擒。奏蠲秋苗萬五千石，又奏改廢寺爲孔子家廟於衢，如闕里。遷金部郎左司，兼右時。丁大全攻去丞相董槐，謀代之。三學諸生伏闕上書，十上不得聞。子秀從二府就檢院取書徑徹榻前，大全怒，逐之。尋起爲浙西提舉，改提刑，兼知婺州。婺勢家多匿田隱稅，子秀操之急，勢家嗾言者劾罷之。尋遷浙西提刑，進太常少卿，知臨安府。以言罷，復知婺州。卒。子秀性沈毅，遇事慷慨，敢爲抵掌劇談。神采飛動，與人交久而益親。死生患難，營救不遺餘力。聞一善，輒手記之。喜

德業
卷之三十三
獎拔後進有古人之風

刑部右侍郎黃元章黼

黃黼字元章，餘杭人。第進士，累官太常博士，輪對言周以輔翼之臣出任方伯，漢以牧守之最擢拜公卿。唐本歷邊不拜宰相，本朝不爲三司等屬，不爲清望官。仁宗時韓琦、范仲淹、龐籍皆嘗經略西事，久歷邊任，始除執政，邊奏復警。范仲淹至，再請行貝州之變，文彥博親自討賊，乞於時望近臣中擇才略謀慮可以任重致遠者，或昇上流，或委方面，習知邊防利害，地形險阨，中外軍

民亦孚其恩信，熟其威名，天下無事，則取風迹顯著，不次除拜，以尊朝廷。邊鄙有警，則任以重寄，俾制方面，出將入相，何所不可。上嘉獎曰：如卿言，可謂盡用人之道矣。行太常丞，進秘書郎，提舉江東茶鹽，召爲戶部員外郎，尋除直秘閣，兩浙路轉運判官，升副使。浙東濱海之田，以旱涉告，常平儲蓄不足，黼捐漕計代之。毘陵飢，民取糠粃雜草根以克食，郡縣不以聞。黼取民食以進，乞捐僧牒緡錢賑濟，所全活甚衆。除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守殿中侍御史，歷遷刑部右侍郎，以論劾奉祠卒。

德業
元 凡一人

上虞尹林希元

林希元，台州人，博學能文章，由翰林應奉出。尹上虞，在官廉介，妻子恒有飢色，人不能堪。希元處之泰如也。白馬湖最關水利，每爲豪民所侵，乃定墾田數湖，始復舊。旱潦咸賴之，重建明倫堂，續修邑志，嘗請立箕子廟於遼東，祀董仲舒於廟庭，皆有功名教者，卒於官，貧不能歛，邑士爲營葬之，所著有長林存稿。

明一 共二十七人

監察御史張尹誠純誠

張純誠，字尹誠，寧海人。洪武初，由和州同知擢江南提刑行部，至婺源，見黃山之民病於茶鹽，欲奏罷之，其使執不可。純誠曰：「國家新立，正當損山澤之利，以與民使天下知吾輕財而愛民也。奈何浚民自殖，以沮天下向化之心哉？」辯難數四，使不能奪。卒奏免之。未幾陞監察御史，與修律令，定官制，持議勁正，中外肅然。一日乞歸省，上因令招集鄉郡之舊爲方氏兵者，純誠愀然曰：「臣事陛下十年，無絲毫惠利及鄉里，今歸省而首招。」

集鄉里子弟以爲兵父老其謂臣何。上動容稱歎而止。山東初定，欲擇一管鹽筴者，而難其人。上曰：前張純誠奏免黃山茶稅，不可邪？遂以爲長蘆運使。未至官而卒。

監察御史何同

何同，衢之龍游人。洪武中，由人才起家，歷官監察御史。誠朴寬厚，鞫問獄情，每存欽卹。嘗曰：求生於死者，不得則生者與死者皆無憾矣。立朝正大，風紀肅清。士論重之。

蓬州知州金士琬紘

金紘，字士琬，開化人。洪武初，舉順天鄉試，歷官四川蓬州知州。愛民守已，不以邊遠鄙其民，民亦甚愛之。不啻子弟之於父兄也。九載政成，清操如一日。給由便歸田里，不赴部。家居環堵蕭然，日以詩文自娛。而周窮恤困，視其力之所能，恒汲汲焉。同宗一門，疫死二十餘人，無敢視者。紘獨周旋其間，親視飯含，爲之殯埋。其於不義若或免已。身死之日，至無以爲殮，說者以爲真孝廉。

左副都御史夏廷簡廸

夏迪字廷簡，台州人。洪武丁卯，以書經中鄉試，春宮弗第。入胄監讀書。庚午，試政於刑部，授溧陽丞。邑年丁水，涉逋賦數夥，其糧里有鬻妻貨子，願償所逋，猶未能集。甚至有喪身亡家者。迪閱而思之，乃勸借於殷實巨家，得米十萬七千餘石，先足官賦，次贖其子女，以歸人咸德之。調福建懷安丞。一治以溧陽之政，薦陞大理左寺副。廷中稱平。文皇卽位，陞吏部文選司員外郎，轉郎中。百司官吏舉得其人名達。仁皇試以太極論褒美。有嘉，尋拜河南參政。有妬其能者，交訐陰私，繫獄聽勘。仁皇知其冤，請命於行在。宥之，起授兵部司務。四日，召至文華殿，面諭清理戶部田糧，卽擢爲浙江司郎中。迪以浙人辭，復諭之曰：爾不作弊，何辭爲？乃叩頭奉命。不數日，清理以聞。拜四川左叅政。時朝廷遣使採辦木植，踰越歲時，厲氣盛行，民多橫夭。迪因入覲，備陳民艱，蒙特賜寬免。軍民歡聲如雷。母憂服闋，調江西左叅政。仁皇卽位，召拜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領詔督常州府稅。先是常困於水災，迪至，令郡守等勘實，徧召鄉之巨室，諄切諭之，發倉撥廩，得米六萬餘斛，以克賑濟。公

私賴以給助。丙午二月，忽邁疾，卒於金臺年六十一。廸居官三十年，布衣蕭然，妻子有不足之態，惟竭力拓基構祠，以祀祖宗，制度儀物，類依文公家禮。又割父松谷所遺田五十畝，以克祭田。凡四時先隴等祭，量入爲出，著時思儀略一篇，以識之子孫。至今世守云。

江西按察司僉事馮本清

馮本清，餘姚人。膺貢入太學，授湖廣道監察御史。永樂甲申，奉勅撫蘓、松、常三府。長洲有宿盜聚至數百人，督兵禽之，監司請繫論大辟。本清不可，奏誅其魁，餘差爲

五等，皆得不死。上海行臺有淫祠爲孽，前御史輒避不居。本清入而毀之，妖遂息。他如按賊吏，振士風，善政尤著。再巡四川、甘肅，亦如之。庚寅，扈從北狩，歸績最擢。福建按察司僉事，分巡漳、泉諸府，兼海道。庭無留案，惟死獄必審，平反甚衆。府歲輸香貨百萬，而非其產。本清請半折鈔，以甦民力。建寧大水，溺者爭附槎木，蔽川而下。本清聯百艘爲浮梁，截流拯之，活數千百人。時逋賦繁重，廷簡方面官，分道徵之。公得太平諸府，以民貧不忍督迫，善爲撫諭，民感泣爲之稱貸以輸，僅踰月而畢事。

宣德丁未改江西巡按饒信諸府與御史俞謙錄囚安仁方蒞事忽得風疾端坐而逝謙督官屬治棺歛歸其喪年六十其爲人孝謹廉直不苟爲趨避久且不變嘗自號曰介菴人亦以是稱之

禮部左侍郎章尚文敞

章敞字尚文會稽人永樂癸未以鄉書首薦登進士第選入翰林爲庶吉士與脩永樂大典授刑部主事時近京西山有盜肆劫掠逮捕數百人鞠之多不服敞察其寃惟拘其辭色異者一人餘悉遣出期朔日復至同官

爭不可敞卒遣之明且至如約後勘驗其人皆非盜而一人辭色異者卽盜也衆始服其明復有商夜宿都城外何氏肆被掠商疑何欲訟之何不克自白乃訴於官而自經死太宗皇帝聞其故命司捕者三日不得盜抵死司捕者乃妄繫何隣二十餘家別取楮幣如商之數而以盜加之敞察其誣辨理之皆得釋宣德初歷遷至禮部右侍郎奉詔往安南命黎利權署國事暨宣詔利遣人白相見禮敞語之曰吾奉詔至爾蓋小國一首長能盡禮於使者卽所以尊敬朝廷何用白爲卽趨拜

坐於下，令所親給侍左右，數爲巧媚辭，欲眩以聲色。敞正色待之，終不爲動。及還，餽贐珍異，一無所受。利乃以所餽物付貢使致之，且戒關吏俟使者出，卽閉關。敞度知之，及關，親閱所貢方物，餘悉封付關吏。及利死，敞復奉命，令利子麟權署國事。關吏見曰：「此天使前却金者。」比還，却贐如初。正統元年，平陽王復封晉，卽以故護衛官軍田廬爲請，敞受命徃理之。至則較其軍數量，以田廬與之，餘給於民。王不悅，敞啟曰：「國中先三衛，今止一千戶所，以三衛田廬而歸，一所之人得毋過乎？且朝廷以藩屏望殿下，國內軍民宜均愛之。庶副皇上至公之意。」王悟曰：「使方面諸官，早有此言，吾亦豈敢上煩朝廷還奏。」上嘉之，遷左侍郎。敞蒞政，思慮精審，防範周密。以國家統理天下，旣久，典禮品式有因革輕重之殊，或隨時損益，有先後矛盾之異，而吏胥亦稍緣此爲姦。遂白尚書取國初至今凡所行條格籍記之，付四司使，得參酌而行，以是事獲適宜。奸弊頓革，未幾卒於位。年六十有二。訃聞，遣官諭祭，命有司治喪，給傳歸葬。敞質性溫厚，待人接物，意氣豁然，調貧濟難，尤克盡心。問學

優裕爲文簡暢所著有質庵稿藏於家

副都御史王景暹

王暹字景陽山陰人登永樂戊戌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進元夕詩獲寶楮之賜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薦擢河南按察司副使調陝西督儲有勞遷布政司右布政奉勅勸濟得米一百五十餘萬石民用不飢以母憂去吏民請留上遣官邀諸途奪情復任九載秩滿應遷朝論難其代俾守原職以慰陝民賜誥命加贈三代如其官正統己巳胡馬飲蘆溝京師戒嚴收用老成以護

根本召暹還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守正陽門時遠邇軍民驚避聚城下惶惶待斃暹啟西直門悉放入賴以存活者萬計尋奉安撫順天等處奏罷被虜諸郡縣歲課物料民安之改巡撫河南湖廣兼修築沙灣遂奏定修河用工次第自黑洋山抵蕭縣每十里置舖專人提督修治仍乞減免濟南兗州科差以甦民困未幾陞右副都御史奉勅賑濟河南徐州飢民因奏開封等府州縣災傷五十一處乞蠲該年夏稅之半又慮黃河水勢漸及汴城築隄四十餘里捍其外城用不圯年纔六十

以災異上疏自劾乞罷歸田里杜門謝客優游林下十餘年而歿享年七十所著有慎菴集四十卷藏於家

兵部左侍郎鄭文樞辰

鄭辰字文樞淳安人永樂中進士授監察御史江西福安民有告謀逆事辰往廉之得其誣狀抵以罪谷庶人有異謀遣辰陰察其虛實比還太宗召至便殿親詢之辰語其不軌之狀甚悉尋擢江西按察使賜楮幣馳傳之任潞州盜起朝廷欲遣兵往討辰謂此貧民懼徭後竄入山谷間者不宜加兵乃躬往撫諭遂皆安業召陞工部左侍郎奉勅考察雲南四川方面官還濬濟淄河有言宜自大名開渠通衛河以便行舟辰以勞民奏罷之陞兵部左侍郎歷九載以疾致仕卒

刑部主事管原理思易

管思易字原理鄞人永樂乙未進士授刑部主事持法平恕奉命使湖廣辨疑獄釋繫囚全活甚衆衡陽有少婦秦氏孀姑欲嫁之不聽有隣少年馮小二欲挑之以姑在不得聞因計毒其姑而婦遂陷於辟思易至郡境夜夢老婦繫一馬泣訴於車前曰馬實殺我非婦也比

至郡以獄上求馬姓者不得則視隣右尺牘刺之有馮
小二曰將無是乎遽呼訊之卽立承婦遂得釋歸州同
知孟紹芳盜庫銀二千許弃官去司府以孟巨璫姻不
敢問乃囚十數吏郝洪等思易知其寃卽條奏之徑執
孟抵法而釋洪等已而居內艱起復仍前職時有獄王
琦罪不應死尚書吳中以私憾論死思易爭之中不聽
竟殺之乃歎咤憤惋發疾卒思易平生勵志清約不苟
得赴公車時道臨清見遺陌錢守以待失者還之見者
欽異性至孝友母喪致毀足不踰戶限所入俸悉以供
伯氏與猶子與人交不爲依阿人皆嚴之

鞏昌府知府戴彥廣浩

子櫟附

戴浩字彥廣鄞人永樂庚子舉人初判東昌管河道時
有麥商舟覆拯其屍殞之貯遺金數百鎰於公所據引
移商屬盡給之九載遷守雷州州故並海滷病稼乃築
隄以捍風潮民歌其德又改鞏昌歲飢矯發邊儲三萬
七千餘石賑之監司語以法浩曰法固知之如民飢何
若以一人活千萬人卽死固將安之乃上疏自劾朝廷
優詔原焉天順改元乞骸骨鞏昌民相率走闕下奏留

之復任尋循例致仕凡二十餘年躬行德誼表率宗族置義冢以瘞里之無歸者置義塾以教羣姓子弟終其身不衰壽九十三而卒浩善吟咏詞翰戲墨多爲人所珍有默庵詩稿藏於家季子櫛教諭以學行稱孫鰲鯨鰲鰲相繼舉進士至顯官皆櫛子也人以爲積德之報

湖廣參議周宗武文

周文字宗武仁和人永樂甲申進士授翰林庶吉士時修永樂大典天下文學之士咸在館局獨雅推文有纂述才聲稱赫起然亦以是不得終在史館去爲兵部主事稍遷員外郎轉湖廣參議黃州歲大侵流移滿野道殣相望文多方籌畫以濟又盡捐俸入以倡富民分粟先拯其急及事聞得請亟發倉賑濟全活甚衆無何以疾卒部民擁道哀號至爲服以送歸櫬者數萬人

湖廣巡撫蔡廷予錫

蔡錫字廷予鄞人中永樂癸卯鄉試入胄監以學行選授兵科給事中彈劾不避權貴陞知泉州府廉慎勤敏孜孜爲民樹長畫奏除洛陽東山大橋三鎮戍兵公私便之尤善摘伏境無竊盜時洛陽橋圯發故石有刻文

云石頭腐爛蔡公再來橋故宋太守蔡襄所建而錫適以守至遂捐俸修之橋故跨海潮日奔濤施工極難錫甚患之計無所出乃爲文檄海神募賫批者皆莫應忽一醉卒踉蹌而前曰我能往乃飲酒大醉自沒於海若有神接之者遂得批以還復於錫上有一醋字錫妄意曰得非八月二十一日耶刻以是日興工潮不至者旬日橋遂迄工更其名爲萬安民德之立祠其傍配享端明陞山東副使奉勅叅贊宣府總兵軍務以功陞順天府丞服闋改應天秩滿陞大理寺卿奉勅巡撫湖廣大飢設法賑濟賴全活者數萬家尋乞骸骨歸蕭然圖書不持一物囊無買山之資至餽粥不具逍遙吟諷宴如也有買山稿行於世

禮部郎中蔣廷暉

曾祖鑑子宏附

蔣暉字廷暉錢塘人曾祖鑑元鄉貢爲池陽掾民有以飢餓去爲盜主者欲盡置於法鑑爭之不得乃陳於轉運達於朝全活者三十二人暉自幼好學博涉子史精楷法以薦入翰林授中書舍人陞禮部郎中兼侍書引年致仕歸壽八十八卒暉在官四十餘年小心謹密出

入禁闥未嘗有過愛重友道一時同事貧不能濟者居
停飲食之有歿者復爲殯以歸其喪且爲經紀其後而
身與妻子不免寒餓弗恤也黃養正姚震咸有學行在
謫戍中暉力言於朝薦起之皆至顯官暉平生利惠人
庶矣未嘗有所責報亦未嘗以語人故人咸以長者稱
之書法蒼勁而結體森嚴尤善題署子宏卒官吏部郎
中

安福簿詹景威

詹景威松陽人尚氣節敦行誼鄉舉中乙科訓晉江誠
心作人多登仕版將擢風紀以上封事忤當路左遷夏
邑幕邑民流亡將謀不軌威至單騎直入諭以義毀砦
復業籍得民里七號新官里尋以艱歸起補諸城青齊
父旱蝗官稅積十二年不能入民竄過半乃抗章乞貸
設法捕蝗歲得半稔民以不飢竄者悉還長令政稍不
公卽正色請改陞安福簿令散其才竊勸曰君所至皆
得民少順上得大用矣威曰吾強仕所以報君親行
已學也若屈節取寵不能乃慨時乞歸適憲臣交章薦
之皆弗顧

右副都御史盧仲思睿

盧睿字仲思東陽人登永樂辛丑進士宣德丙午拜監察御史。庶正明決不爲利害所惑嘗按治於遠囚有訴寃者十三人皆金川衛卒與卒長也自言訶知山東民運布花多奸弊因合謀執之弗克執反被誣以強盜獄成且二年矣睿察其實寃辨出之十三人者得不死特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宣府奉勅以行時北虜入貢勢頗張睿慮其包藏禍心爲後患乃上疏乞修武備以防不虞識者韙之辛酉改命叅贊寧夏軍務寧夏孤懸境外尤爲重鎮睿行視險要築鳴沙與武一城列置烽堠十餘所益廣屯種繕甲兵較士馬以固邊備初授田屯軍不計腴瘠衆苦於輸租久矣睿視瘠者求閒田益之因教以墾闢淮旣之法不數月田皆膏腴耕者利焉間被水災輒復具奏蠲其稅舊設儒學訓武生春秋二丁恒歛衆錢以祭睿懼其瀆也。因規田二十餘頃請於朝以軍餘佃之歲收租入爲常祀費陞右副都御史是秋虜寇大同如睿慮時睿在寧夏以有備故無患特賜白金文綺以嘉勞之年六十一卽乞骸骨

歸家居十有三年而後卒。瘞爲人天姿淳美，孝友忠厚，人無間言。居喪奉祭，必遵古禮。若修家譜、置祭田，凡義所當爲者，必勇爲之。至於聲色勢利，視之若仇。居官三十餘年，家無餘貲，其自奉雖儉薄，而於待賓客周貧困，未嘗不豐且厚也。人以是賢之。

刑部尚書陸廷玉瑜

陸瑜字廷玉，郵人。登宣德癸丑進士，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慮囚淮揚諸郡，多所平反，釋繫囚三百餘人。從末減者以十百數。比復命，陞郎中，出爲山東右布政使。適

齊魯大侵，民相鬩，取富人粟監司坐劫罪。瑜曰：民苦飢，取粟延殘喘，以免道殣耳。卽道殣免而復殺之，忍乎？竟從輕擬，已轉左。天順二年，刑部尚書闕，屢推上，不獲俞旨。特命瑜遂下詔徵拜，及陞謝。上語左右曰：刑部職司民命，廼今得人矣。時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作威，弘農衛卒誣奏指揮李斌不軌事，下達鞫之。達鍛煉以逆狀具獄，會廷議。瑜獨明其寃，達怒，語侵瑜。瑜曰：瑜所執者，祖宗之法，奈何枉人至族邪？達譖瑜私出反者罪，上不聽，止誅斌。已而達敗，言者欲置之死，李賢質於瑜。

瑜曰達典制獄任情輕重不爲無罪然比紀綱馬順則有間矣達卒得不死曹欽之異謀也武夫有希功者執欽佃人數百輩爲逆黨瑜曰欽謀倉卒諸佃相去或數百里安得一旦與謀乎竟得不坐瑜爲尚書十八年明於法比練習國家典故屢辨滯獄人以不寃致仕歸闔門養重十有七年卒謚康僖何喬新志其墓有云其明習法令如漢薛瑄而無煩碎之失其練達典章如漢胡廣而無與世浮沉之譏其能斷大事如唐姚崇而挾數獻諫有不爲也世以爲實錄

刑部尚書薛廷器希璉

薛希璉字廷器括之麗水人領永樂癸卯鄉薦成宣德五年進士拜貴州道監察御史按治河南歷遷刑部右侍郎時畿內廣平等府旱且蝗命希璉往視至則黜貪吏蠲逋負弛徵輸嚴令捕蝗蝗乃息是月大雨者三苗稿復蘓民以不流陞巡撫直隸保定淮安一十二府事有便不便者施罷不俟日當是時閩寇鄧茂七作亂師征踰年始克之而郡縣凋弊尤甚移希璉鎮守其地盡心撫輯人民稍安旣而殘寇羅丕復起希璉請調兵討

之。然知賊黨迫脅者衆，可以說解也。乃遣人抵其壘，諭之曰：若等皆良民，特誑誤從賊耳。能自新者，待以不死。不然，將殄滅之，無遺育。不日，降者數萬計。先是有逃入海者，聞之，亦棄兵自縛詣麾下。希璉悉縱之，使歸田里。其負固不服者，縱兵擊之，擒斬殆盡。閩寇乃平。以功陞刑部尚書。奉命考察山東，罷黜貪鄙者二百五十餘人。時山東久不雨，飛蝗滿野，食黍粟無遺種。希璉禱於泰山，雨而蝗息。經營賑貸，活飢民百八十餘萬口。賜誥進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天順改元。上簡賢圖治，任希璉以南京刑部尚書。卒於邸。時年六十。璉爲人忠厚端謹，氣貌溫雅，居官謙約，不以貴勢驕人。御衆寬而有制，用兵持刑不殺無辜。尤諳練政務，前後奏疏百餘章，皆憂國愛民之計。至於處大事，決大議，一言而定，人莫能測。其際可謂有德有烈者矣。

副都御史朱廷璧瑄

朱瑄字廷璧，鄞人。以進士釋褐，授工部主事，督修通州倉。漕舟附甓至，故事輸紙，乃得納甓積紙至鉅萬，皆充私橐。瑄悉能之，貧不能自給，至鬻釀以供朝夕。釀或不

售卽爨不舉火已而改營繕監稅蕪湖蕪湖故利數少
乾沒可坐致千萬而瑄獨不一染乃大弛商征而稅入
倍溢常數已又改兵部進員外郎時陝西大飢人相食
奉命出賑鳳翔稽戶定籍惠利惟均其鼠竊而囚繫者
原之曰此偷活一朝之命豈故乎乃又給穀種牛具課
民還耕所活凡六十萬有奇陞河南叅議適旱蝗相仍
卽以行於鳳翔者推之進本司叅政撫治流民歸逋逃
劾貪暴戢豪強治決河不遺餘力陞本省右布政使進
副都御史巡撫南京興學造士備荒恤災罔不盡力過
瘁而疾作遂請告以歸瑄平生義利之介最嚴有齒及
賕賂者輒呷然變色敷歷中外幾四十年而家無餘羨
器用陶匏內子無金珠之飾郡邑諭其匱乏嘗以薪水
餉之一無所受會歲飢家且絕食都御史王璟適奉命
賑濟餉之米四十石瑄謝曰飢民則有之寧有飢官乎
妻子竊尤之當道嘗檄樹綽櫛固辭曰煩官錢用民力
死不忍爲也終其身請託不至於耳貪墨者見卽赧然
童兒有戲以紙錢爲貨者人止之曰無以爲也朱都堂
不愛真錢况假錢乎其爲市井人所知信若此卒之日

貧無以爲殮，至貲棺於市。今其子孫，斃，斃田牧，至無以爲家。說者謂天道無知，古人土也，口無以爲也，未嘗

刑部右侍郎金縉，卿紳

金紳，字縉，卿錢塘人。洪武初，以閭右實京師，遂家金陵之上元。景泰癸酉，中應天鄉試。明年，登進士第，由庶吉士陞刑科給事中。踰年，英廟復辟，勵精求治，紳適掌科數，召對，所以寵待甚至。縉止嘗請一二大臣，曠時趣具彈文，卽援筆而就，詞甚切當。上覽而悅之。憲宗嗣位，進都給事中，首率同列論都指揮門達竊弄威柄

罪，繼令議廷中。言都御史王竑剛毅直諒，可任大事宜。卽召用。一時達被遠謫，而竑起爲兵部尚書，紳於是益以言責自盡。嘗陳時政八事，悉見採納。陞南京大理少卿。時紳年三十餘，或意紳法比容有未習，姑以難事試之。紳剖決無滯，雖老吏不能過。乃大敬服。居恒嘗曰：獄者人命所繫，捶楚之下，何求不得？彼不能伸於法司，而求伸於我，我又不爲之理，何用廷評爲？故凡經紳平允者，輒無異詞。在大理九年如一日。秩滿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月躬視獄者，再每戒飭其屬，俾無法外施刑故事。

霜降後會大臣審錄重囚必先召所屬郎署反覆詳審有可矜疑者必具錄之至期對衆言某可矜某可疑因而得生者甚衆戊戌江西荒歉上特簡紳往巡視許以便宜行事紳委藩臬二司官定計受畫俾各泄所部督責其屬勸興發以賑而凡可以寬民力裕民財節財用弭盜賊者無不竭其心力在江右幾二年凡得白金以兩計者十有七萬米穀以石計者幾二十萬所活軍民以口計者毋慮百六七十萬江西十三郡之民賴紳以字未幾得疾卒年僅四十有九紳性簡靜慎交游且官故鄉親舊有以私謁者竣拒之始雖不樂終莫不信服其公侍父家居者二十年以公務兼孝養時人榮之平生儉約一無所好惟好讀書自號心雪所著有心雪稿青瑣獻納稿若干卷藏於家

應天府尹魯懋功崇志

魯崇志字懋功天台人父穆累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風望重一時崇志兒時聞家學已屹然有自立之志景泰庚午領鄉薦邑令贖以白金力辭弗受甲戌成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彈擊不避權要天順初奉勅賞邊防範

嚴密下無敢欺。戍者皆蒙實惠。時武臣曹欽跋扈舉兵犯闕。崇志適待漏闕下。變起倉卒。衛士未有應者。崇志卽躍馬張空拳與欽格鬪。俄大軍合而欽就誅。擢南太僕寺少卿。徧歷州郡。釐其宿弊。傳以新法。不數年。馬遂蕃息而民咸稱便。以最陞應天府尹。先是七邑民阻飢。逋賦數萬石。崇志爲勸分以代之。輸而以次賑其貧者。中人王敬怙勢以鹽二萬引。懇鬻以規重利。崇志厲色拒之。蓋崇志急於爲民。雖舉世所趨。不難出身以當其衝。慨然有烈丈夫之風。卒年六十有六。君子哭於位。小人哭於野。爲之罷市者三日。論者以爲古之遺愛。

董如魯慧

董慧字如魯。海寧之泉山人。世稱儒者。慧自少至長。孝弟剛介。得於家法。務實去華。不事章句。內外子弟有失道者。誘掖訓誨。教以事親敬長之節。善者有賴。不善者有警。所居不過數椽。題其正寢曰終慕。獨留意於祠堂。器制精備。凡事事非齋戒不入。朝夕省謁。終其身不間。置義田二百畝。以贍三族。勸節田六十畝。以給族人。之孤寡。周急田三百五十畝。以備里社之凶荒。月望給貧。

病者人米一斗。死者與之棺。無所歸者，葬之。義冢。又建橋以利涉。鑿井以濟行路。景泰後，數出穀賑飢，至五千石。屢授冠帶，皆力辭。嘗南至浦江，義門鄭氏得其家範。文公禮梓於家，北至姑蘓，造范文正公家廟，得其遺文以歸。業欲趨闕里徽國，瞻挹遺風，老不果行。居常念念將卒，語其子謙曰：「吾強力爲善，禮下賢士大夫，勤一世不敢少自肆者，蓋欲保家族以成汝兄弟也。家範數十條，遺書千卷，勸節周急田數百畝，吾志與事盡在於此。吾死後，汝宜展親益惠，加於故常，毋徒過庸不篤，以媿亡人。吾日瞑矣。」語畢而卒。年七十有九。謙遵治命，遽散米三百石，周親近以表事始。

都御史夏宗成墳

夏墳字宗成，天台人。景泰中，以進士起家，爲御史，出按廣西，首除姦貪，息盜賊，通錢幣，民皆便之。尋歷福建，與革黜陟，一如廣西時。而其於江西也，風裁益甚。中貴人葉達怙勢，衆莫之敢撻。墳累章劾之，落其樞。天順初，以薦擢廣東按察使。廣東有師旅之命，守陴兵不足，取之民。墳曰：「誰獨無父母妻子？而使人舍其親以捍人之親。」

奚罪哉。民皆揮涕去曰：公活我，既凱旋，都御史韓雍將
修爲燕樂，頃亟止之曰：出師以爲民也。今師以病民可
乎。雍媿而止。成化改元，擢布政使，尋徙江西。未幾，進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四川夷獠歲多劇寇，頃至，
立互知會捕法，賊得以不熾。古州苗以萬數，徙居爛土，
幾年矣。有仇播州宣慰者，誣爲盜，引兵將逐之。頃亟奏
曰：制馭苗夷當如虎狼，其靜也若弃，而不使懷疑其動
也，必馬之而不使爲患。今靜而故使之動，何哉。松叅將
益兵，頃曰：將不在兵，兵不在衆，乃簡精銳四千八百
人往，更之而一無所增。未幾，以言事不合，輒引疾歸。章
三四上，上留之，卒不可得。曰：知足不辱，吾豈敢自負
吾心及歸，杜門養親，有造之者，雖數不報。曰：吾以病故
弃國事，何能復修主客禮。卒年五十有九。

太僕寺少卿章用輝瑄

章瑄，字用輝，會稽人。景泰中進士，授職方主事，出守山
海關。時中貴魏榮領神鎗，縱所部京校假冒試習，侵關
事。後府舍人王延倚藉宮掖，得管押戍卒，往往迫淫其
婦，攫其囊。且盡。瑄並奏，悉置諸法。御馬都監指揮脫人

赤有寵於英廟，命使朝鮮而無關符，瑄持之不奉詔，脫馳奏。上震怒，械繫闕下，言官論救，乃釋。尋遷車駕郎中，進遼東行太僕寺少卿，諸番貢馬入境，多爲闖帥所擅。瑄請歲遣官閱所貢馬於各邊，自是歲得良馬無筭於邊。徵建學以教列校子弟，遼士始知禮義，尋乞歸。所著有竹莊集四十卷。

貴州布政使唐質夫彬

唐彬，字質夫，山陰人。初從會稽章瑄學，未幾彬中式，與瑄聯榜。會試復然，及拜御史南歸，瑄以喪未受官，彬執

禮如布衣時，而稠人廣坐中，有所顧語，輒掩口應對，時以爲師弟子之禮。復見古人在官持法明審，數考稱職。時總兵石亨連衡內豎，曾吉祥、權佺人主，編修岳正、御史楊瑄等露章彈劾，悉竄於邊。亨由此滋橫，陰蓄異志。彬復率同列抗疏論之。上心善其言，而慮亨猝爲變，姑調諸御史於外。未幾亨敗，復彬官。巡按關陝，所至風望凜然，尋出爲廣東按察副使。會兩廣賊起，上命兩都御史討之，民多脅從於賊，賊已去，民懼誅不降。彬持節往諭，以恩信民涕泣相率歸附。改山東副使，齊地飢。

人相食。撫臣請賑。未報。彬爲捐俸。倡同列。及王府得粟。千斛。爲粥。以食餓者。所全活甚衆。明年。拜福建按察使。再遷貴州左布政使。未赴而卒。家無餘貲。惟書數十篋而已。

工部侍郎李時升堂

李堂字時升。鄞人。弱冠登成化丁未進士第。授工部屯田司主事。差監稅蕪湖。時中貴宋昂。夤緣內批。指取御木。沮遏商人。意將漁獵堂務。從寬減刮。剔宿蠹。照上年解額。存留羨餘。籍記以覓。後解昂一不得染指。自是中

貴不復踵。差陞營繕司員外郎。進郎中。清寧宮災。手

詔營建。堂議請發內帑。免徵天下計。以蕪民困。工成減

原計之半。存積動支之數。什三。每言曰。所媿聚歛不如

盜臣。欲免聚歛。先革盜欺。故諸大役。旣寬坐派。而存積

不貲。以備急乏。出入勾稽。精詳嚴密。平日窟穴。其中者

皆束手無所措。陞太常寺少卿。進應天府丞。時建平縣

飢。吳廣五等聚衆。假以稱貸。搶掠閭右。相守望。禦侮殺

賊。訛言洗勦。幾激大變。堂單騎諭以禍福。衆感泣。執獻

渠魁。以徇脅從者。悉遣歸農。當道躡之。以口舌代甲兵

可屬大事。御史聶瑄奏宜超遷丞弼以旌賢伐奉命歷
試南京光祿寺卿進南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勅整江南
北未幾陞工部右侍郎時河患告急勅兼左僉都御史
總理修濬抵曹縣因已集人夫築長堤自大名至沛縣
三百餘里又自滎澤抵永城縣疏通水道以防潰決未
幾回京上疏引疾詔許乘傳還鄉痊日有司勸駕蓋異
數也高蹈十餘年閉門著述有正學類編十五卷四明
文獻志十卷梓行於時而董山遺稿若干卷藏之家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二終

卷之三